五禮通考

口 12
1062
39

門口 12
號 1062
卷 39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校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參校

吉禮一百六

私親廟

遼史世宗紀世宗皇帝讓國皇帝長子母柔貞皇后蕭氏會同九年從伐晉大同元年二月封永康王四月丁丑太宗崩於欒城戊寅梓宮次鎮陽即皇帝位於柩前改大同元年爲天禄元年追謚皇考曰讓國皇帝

義宗傳義宗名倍太祖長子神冊元年春立爲皇太子天顯元年從征渤海破之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主之太祖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

此係明治卅八年八月請同人（山田一貴）贈

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皇帝位是爲太宗太宗既立見疑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衛迎倍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賜姓東丹名之曰慕華明宗養子從珂弒其君自立倍密報太宗曰從珂弒君盍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爲晉主加兵於洛從珂欲自焚召倍與俱倍不從遣壯士李彦紳害之敬瑭入洛喪服臨哭以王禮權厝後太宗改葬於醫巫閭山謚曰文武元皇王世宗即位謚讓國皇帝陵曰獻陵統和中更謚文獻重熙二十年增謚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及謚二后曰端順曰柔貞五子長世宗

右遼世宗

金史熙宗本紀熙宗皇帝太祖孫景宣皇帝子母蒲察氏天輔三年己亥歲生天會八年詔班勃極烈杲薨太宗意久未決十年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完顏希尹入朝與宗幹議曰詔班勃極烈虛位已久今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合剌先帝嫡孫當立相與請於太宗者再三迺從之四月庚午詔曰爾爲太祖之嫡孫故命爾爲詔班勃極烈其無自謂沖幼狎於童戲惟敬厥德詔班勃極烈者太宗嘗居是官及登大位以命弟杲杲薨帝定議爲儲嗣故以是命焉十三年正月己巳太宗崩庚午即皇帝位二月乙巳追謚太祖后唐括氏曰聖穆景宣帝傳景宣皇帝諱宗峻太祖第二子母曰聖穆皇后唐括氏太祖元妃宗峻在諸子中最嫡太祖崩帝與兄宗幹率宗室羣臣立太宗天會二年薨熙宗

即位追上尊謚曰景宣皇帝廟號徽宗改葬興陵海陵弒立降熙宗爲東昏王降帝爲豐王世宗復尊熙宗廟謚尊帝爲景宣皇帝子合剌常勝查剌合剌是爲熙宗

世宗本紀世宗皇帝太祖孫睿宗子也母曰貞懿皇后李氏天輔七年癸卯歲生於上京海陵正隆六年十月丙午告於太祖廟即皇帝位丁未大赦改元大定十一月甲申追尊皇考爲豳王爲皇帝謚簡肅廟號睿宗皇妣蒲察氏曰欽慈皇后李氏曰貞懿皇后

睿宗紀睿宗皇帝諱宗堯太祖征伐諸子皆總戎旅惟帝在帷幄天輔十三年薨年四十陪葬睿陵追封潞王謚襄穆皇統六年進冀國王正隆二年追贈太師上柱國改封許王世宗即位追上尊謚立德顯仁啟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廟號睿宗二年改葬于大房山號景陵

右金熙宗

元史武宗本紀武宗皇帝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母曰興聖皇太后弘吉剌氏至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生十一年春成宗崩五月甲申皇帝即位于上都是日追尊皇考曰皇帝尊太母元妃曰皇太后六月丁酉中書右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左丞相塔剌海言臣等與翰林集賢太常老臣集議皇帝嗣登寶位詔追尊皇考爲皇帝皇考大行皇帝同母兄也大行皇帝祔廟之禮尚未舉行二帝神主依兄弟次序祔廟爲宜今擬請謚皇考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

右金世宗

皇帝廟號成宗太祖之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先元妃弘吉剌氏失憐答里宜謚曰貞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室制曰可

順宗傳順宗昭聖衍孝皇帝諱答剌麻八剌裕宗第二子也母曰徽仁裕聖皇后弘吉剌氏至元初裕宗爲燕王答剌麻八剌以皇孫鍾愛兩宮優其出閤之禮二十八年始詔出鎮懷州明年薨年二十有九子三人長曰阿水哥封魏王郭出也妃所生者曰海山是爲武宗曰愛育黎拔力八達是爲仁宗大德十一年秋武宗即位追謚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祔享太廟

右元武宗

泰定帝本紀泰定皇帝顯宗甘麻剌之長子裕宗之嫡孫也初顯宗以長孫封晉王至元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帝生於晉邸大德六年晉王薨帝襲封是爲嗣晉王至治三年八月英宗遇弒癸巳即皇帝位十二月戊辰請皇考皇妣謚於南郊皇考晉王曰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皇妣晉王妃曰宣懿淑聖皇后

顯宗傳顯宗光聖仁孝皇帝諱甘麻剌裕宗長子也母曰徽仁裕聖皇后弘吉剌氏封梁王改封晉王大德六年薨子三人曰也孫帖木兒曰松山曰迭里哥也孫帖木兒曰松山曰迭里哥兒不花王薨後十年仁宗即位謚王獻武又十一年英宗遇弒也孫帖木兒以嗣晉王即皇帝位追尊曰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祔享太室又六年文宗即位乃毀其廟室

明史世宗本紀世宗皇帝憲宗孫也父興獻王祐杭國安陸正德十四年薨十六年三月丙寅武宗崩無嗣慈壽皇太后與大學士楊廷和定策以遺詔迎興王於興邸即皇帝位戊申命禮臣集議興獻王封號秋七月壬子進士張璁言繼統不繼嗣請追崇所生立興獻王廟於京師初禮臣議考孝宗改稱興獻王皇叔父援宋程頤議濮王禮以進不允至是下璁奏命廷臣集議楊廷和等抗疏力爭皆不聽冬十月已卯追尊父興獻王爲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爲皇太后母妃爲興獻后

右元泰定帝

睿宗傳睿宗興獻皇帝祐杭憲宗第四子母邵貴妃成化二十三年封興王弘治四年建邸德安已改安陸正德十四年薨謚曰獻王薨二年而武宗崩召王世子入嗣大統是爲世宗禮臣毛澄等援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考孝宗改稱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王妃爲皇叔母帝命廷臣集議未決進士張璁上書請考興獻王帝大悅會母妃至自安陸止通州不入帝啟張太后欲避天子位奉母妃歸藩羣臣惶懼太后命進王爲興獻帝妃爲興國后璁更爲大禮或問以進而主事霍韜桂萼給事中熊浹議與璁合帝因諭輔臣楊廷和蔣冕毛紀帝后加稱皇廷和等合廷臣爭之未決嘉靖元年禁中火廷和及給事中鄧繼曾朱鳴陽引五行五事爲廢禮之證乃輟稱皇加稱本生父興獻帝尊園曰陵黃屋監衛如制設祠署安陸歲時享祀用十二籩豆樂用八佾帝心終未慊三年加

稱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
聖皇太后建廟奉先殿西曰觀德殿祭如太廟七月
諭去本生號九月詔稱孝宗皇伯考稱獻皇帝曰皇
考璁等等既驟貴干進者爭以言禮希上意百户隨
全録事錢子勳言獻皇帝宜遷葬天壽山禮部尚書
席書議高皇帝不遷祖陵太宗不遷孝陵益其慎也
小臣妄議山陵宜罪工部尚書趙璜亦言不可乃止
尊陵名曰顯陵明年修獻皇帝實録建世廟於太廟
左六年以觀德殿狹隘改建崇先殿七年命璁等集
明倫大典成加上尊謚曰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
帝親製顯陵碑封松林山爲純德山從祀方澤次五
鎮改安陸州爲承天府十七年通州同知曹坊請加
尊皇考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九月加上尊謚知天守
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
祔太廟位次武宗上明堂大享奉主配天罷世廟之
祭四十四年芝生世廟柱復立玉芝宮祀焉穆宗立
乃罷明堂配享初楊廷和等議封益王次子崇仁王
厚炫爲興王奉獻帝祀不允興國封除
嘉靖元年正月清寧宮後殿災命稱孝宗皇考慈壽皇
太后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三月戊午上興獻后
曰興國太后
〔明史紀事本末〕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小房災楊
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此殆天意況迫
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之加稱祖宗神靈容有未悦
乎給事中鄧繼曾上言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名紊
言逆陰極變災臣雖愚知爲廢禮之應主事高尚賢

鄭佐相繼上言鬱攸之灾不於他宮而於清寧之後不在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灾有由召帝覽之心動乃從廷和等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先是司禮監傳諭興獻帝冊文朕宜稱予廷和等上言不可復傳諭宜稱孝子廷和等言冊文稱長子本生父情自明請勉行正禮從之遣官詣安陸上興獻帝尊號命司禮太監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冊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詠遵廷和指題其主曰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署子名

〔明會典〕慶源殿嘉靖元年命安陸州官以四孟及朔望致祭於家廟四孟籩豆牲牢俱如太廟之儀朔望常祭如奉先殿之儀

〔明史紀事本末〕嘉靖二年春二月太常卿汪舉上言安陸廟宜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從之禮部請置奉祀官又言樂舞未敢輕議帝命楊廷和集議之禮部侍郎賈詠會公侯九卿等上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於太廟安陸樂舞似當少殺以避二統之嫌帝曰仍用八佾於是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翀黃臣劉最御史唐僑儀秦武等南京給事中鄭慶雲各上言力爭不報冬十一月奉孝惠皇太后主於奉慈殿遣官告安陸廟

〔明史〕楊廷和傳先是武帝崩廷和草遺詔言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迎嗣皇帝位既令禮官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

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其箋
文皆循皇子嗣位故事世宗覽禮部狀謂遺詔以吾
嗣皇帝位非爲皇子也及至京止城外廷和固請如
禮部所具儀世宗不聽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直
入告大行几筵日中即帝位詔草言奉皇兄遺詔入
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越三日遣官往迎帝母
興獻妃未幾命禮官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廷和檢漢
定陶王宋濮王事授尚書毛澄曰是足爲據宜尊孝
宗曰皇考稱獻王爲皇叔考興國大王母妃爲皇叔
母興國太妃自稱姪皇帝名別立益王次子崇仁王
爲興王奉獻王祀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進士張璁
與侍郎王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瓚微言之廷
和恐其撓議改瓚官南京五月澄會廷臣議上如廷
和言帝不悅然每召廷和從容賜茶慰諭欲有所更
定廷和卒不肯順帝指乃下廷臣再議廷和偕蔣冕
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
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理義之正可爲萬世法至興
獻王祀雖崇仁王主之他日王嗣繁衍仍以第二子
爲興獻王後而改封崇仁王爲親王則天理人情兩
全無失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
復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
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
頓君也惟皇上取法二君則聖德無累聖孝有光矣
澄等亦再三執奏帝留中不下七月張璁上疏謂當
繼統不繼嗣帝遣司禮太監持示廷和言此議遵祖
訓據古禮宜從廷和曰秀才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

無何帝御文華殿召廷和冕紀授以手勅令尊父母爲帝后廷和退而上奏曰禮謂爲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詔羣臣亦皆執前議帝不聽迫九月母妃至京帝自定儀由中門入謁見太廟復申諭欲加稱興獻帝后爲皇廷和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皆未嘗追尊今若加皇字與慈壽考廟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因自請斥罷廷臣諍者百餘人帝不得已乃以嘉靖元年詔稱孝宗爲皇考慈聖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

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無人臣禮言官史道曹嘉遂交劾廷和帝爲薄謫道嘉以安廷和然意內移矣廷和去始議稱孝宗爲皇伯考

毛澄傳世宗踐祚甫六日有旨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五月七日戊午澄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襲興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

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
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
曰皇伯叔父某國太王則正統既明而所生亦尊崇
極矣今興獻王於孝宗爲弟於陛下爲本生父與濮
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
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
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
禮兼盡可以爲萬世法議上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
是耶命再議其月二十四日乙亥澄復會廷臣上議
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興獻王
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
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於稱號陛下宜
稱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以宋程頤之
說爲可據也本朝之制皇帝於宗藩尊行止稱伯父
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爲皇叔父大王
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
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帝不從命博考前
代典禮再議以聞澄乃復會廷臣上議曰臣等會議
者再請改稱興獻王爲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二也
然加皇字於叔父之上則凡爲陛下伯叔諸父皆莫
能與之齊矣加大字於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得
而並之矣興獻王稱號既定則王妃稱號亦隨之天
下王妃亦無以同其尊矣況陛下養以天下所以樂
其心不違其志豈一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此孔
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爲
非禮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

於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於此并録上魏明帝詔書當是時帝鋭意欲推崇所生而進士張璁復抗疏極言禮官之諛帝心動持澄等疏久不下至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議澄等乃復上疏議曰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武宗既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於憲廟諸孫之中是武宗以陛下爲同堂之弟考孝宗母慈壽無可疑矣可復顧私親哉疏入帝不懌復留中會給事中邢寰請議憲廟皇妃邵氏徽號澄上言王妃誕生獻王實陛下所自出但既承大統則宜考孝宗而母慈壽太后矣孝宗於憲廟皇妃宜稱皇太妃如此則彝倫既正恩義亦則在陛下宜稱太皇太妃如此則彝倫既正恩義亦篤疏入報聞其月帝以母妃將至下禮官議其儀澄等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帝不可乃議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又不可澄等執議如初帝乃自定其儀悉由中門入時尊崇禮猶未定張璁復進大禮或問帝益嚮之至九月末乃下澄等前疏更令博採輿論以聞澄等知勢不可已謀於内閣加稱興王爲帝妃爲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乃疏言臣等一得之愚已盡於前疏茲欲仰慰聖心使宜於今而不戾於情合乎情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股肱在臣等有司未敢擅任帝遂於十月二日庚辰以慈壽皇太后旨加興獻王號曰興獻帝妃曰興國太后皇妃邵氏亦尊爲皇太后宣示中外顧帝雖勉從廷議意猶慊之十二月十一日已丑復傳諭加稱皇帝内閣楊廷和等封還御批澄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喬宇等合諫帝皆不允

嘉靖三年正月丙戌南京主事桂萼請改稱孝宗皇伯考下廷臣議夏四月上與國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

三年夏四月癸丑追尊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辛酉編修鄒守益請罷興獻帝稱考立廟下錦衣衛獄五月乙丑蔣冕致仕修撰呂柟言大禮未正下錦衣衛獄丁丑遣使迎獻皇帝神主於安陸六月御史段續陳相請正席書桂萼罪吏部員外郎薛惠上爲人後解鴻臚少卿胡侍言張璁等議禮之失俱下獄秋七月乙亥更定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之稱戊寅廷臣伏闕固爭下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錦衣衛獄癸未杖馬理等於廷死者十有六人甲申奉安獻皇帝神主於觀德殿已丑毛紀致仕辛卯杖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於廷原死慎等戍謫有差九月丙寅定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獻皇帝爲皇考章聖皇太后爲聖母

〔汪俊傳〕時議興獻王尊號與尚書喬宇毛澄輩力爭澄引疾去代者羅欽順不至乃以俊爲禮部尚書是時獻王已加帝號矣主事桂萼復請稱皇考章下廷議三年正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人爲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爲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義尤篤當不

顧私親非以生前爲子者乃爲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爲人後也夢言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夢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留中而特旨召桂萼張璁席書於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豈敢有違第本生至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後不得已乃集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議上復留十餘日至三月朔乃詔禮官加稱興獻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頒詔天下而別諭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王俊等復爭曰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於正統無嫌乃爲合禮帝曰朕但欲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以伸追慕之情耳迎養藩邸祖

宗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爲詞其令陳狀俊具疏引罪乃嚴旨切責而趣立廟益急俊等乃上議曰立廟大內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不納而令集廷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謹案先朝奉慈別殿益孝宗皇帝爲孝穆皇太后祔葬初畢神主無薦享之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爲本生立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爲定陶恭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哀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有可以爲堯舜之資臣等不敢導以衰世之事請以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獻享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帝仍命導前旨再議俊遂抗疏乞休再請益力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未至令吳一鵬署事明倫大典成落俊職卒於家

吳一鵬傳世宗踐祚召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數與尚書毛澄汪俊力爭大禮俊去國一鵬署部事而趣建獻帝廟甚亟一鵬集廷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間有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於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

子稱諸王曰王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於宗廟也前
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
覘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
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璁等等法司案
治帝報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皇考
寢園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冲
歲黨同執違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往且勿問其
奉先殿西室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時嘉靖三
年四月也踰月手勅名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遂命
一鵬偕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獻帝神主於安陸
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
者此天下後世觀瞻所係非細故也且安陸爲恭穆
啟封之疆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

我太祖重中都太宗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
祀伏乞陛下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爲百世
不遷其觀德殿中則設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則本生
之情既隆正統之義亦盡奏入不納一鵬乃行比還
朝則廷臣已伏闕復爭朝事大變而給事中陳洸請
張尤甚一鵬抗疏曰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
昭然不紊而洸妄謂陛下誕生於孝宗沒後三年嗣
位於武宗沒後二月無從授受其說尤爲不經謹案
春秋以受命爲正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內無所受
則不書即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遺詔奉昭聖之懿旨
正合春秋之義而洸謂孰從授受是以陛下爲不得
正始也洸本小人不痛加懲艾無以杜效尤之漸不
聽

蔣冕傳大禮議起冕固執爲人後之說與廷和等力爭之帝始而婉諭繼以譙讓冕執議不回及廷和罷政冕當國帝愈欲尊崇所生逐禮部尚書汪俊以怵冕而用席書代之且召張璁桂萼物情甚沸冕乃抗疏極諫曰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既受命於武宗自當爲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爲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承祧踐祚皆指宗祀而言禮爲人後者惟大宗以大宗尊之統也亦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爲本生父母立廟大內者漢宣帝爲叔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廟於葬所光武中興本非承統平帝而止立四親廟於章陵宋英宗父濮安懿王亦止即園立廟陛下先年有旨立廟安陸與前代適同得其當矣豈可既奉大宗之祀又兼奉小宗之祀夫情既重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托乎竊思獻帝之靈亦將不能安雖聖心亦自不能安也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璁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是日廷議建廟天本晴明忽變陰晦至暮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求去帝得疏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答之未幾復請罷建廟之議且乞休疏中再以天變爲言帝益不悅

蕙田案明大禮議發端持正莫如楊廷和毛

澄斟酌盡善莫如汪俊吳一鵬蔣冕皆侃侃
不阿據經證史堪與宋程子司馬公之言並
立不刊

鄒守益傳嘉靖三年二月帝欲去興獻帝本生之稱
守益疏諫忤旨被責踰月復上疏曰陛下欲隆本生
之恩屢下羣臣會議羣臣據禮正言致蒙詰讓昔曾
元以父寢疾憚於易簀益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
姑息魯公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益尊之至也而孔
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
而使後世有其衰之嘆且羣臣援經證古欲陛下專
意正統此皆爲陛下忠謀乃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
慢臣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
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
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望
陛下不吝改過帝大怒下詔獄拷掠謫廣德州判官

何孟春傳先是大禮議起孟春在雲南聞之上疏言
前世帝王自旁支入奉大統推尊本生得失之迹具
載史冊宣帝不敢加號於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於
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於恭王抑情守禮宋司馬
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須聖者也哀安桓靈乃追尊
其父祖犯義侵禮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見非後世
者也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
必以尊服服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
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莫
隆焉至繼大宗則殺其服而移於所後之親益名之
不可以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

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臣伏覩前詔陛下稱先皇帝爲皇兄誠於獻王稱皇叔如宋王珪司馬光所云亦已愜矣而議者或不然何也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傳至孝宗孝宗傳至先皇帝特簡陛下授之大業獻王雖陛下天性至情然而所以光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德孝宗之所貽也臣故願以漢宣光武晉元三帝爲法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願於陛下也及孟春官吏部則已尊本生父母爲興獻帝與國太后繼又改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孟春三上疏乞從初詔皆不省於是帝益入張璁桂萼等言復欲去本生二字璁方盛氣列上禮官欺妄十三事且斥爲朋黨孟春皆九卿秦金等具疏發十三難以辨折璁疏入留中其時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及六部諸司大理行人諸臣各具疏爭並留中不下羣情益洶洶會朝方罷孟春倡言於衆曰憲宗朝百官哭文華殿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謂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九卿則尚書獻民及秦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孟春及朱希周劉玉都御史王時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敘吳祺通政張瓚陳霑少卿徐文華及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參議葛禧寺丞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則掌詹事府侍郎賈詠學士

豐熙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惟聰姚淶張衍慶編修
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勳陸鈇
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皐林時及慎元正凡二十有
二人給事中則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謝蕡毛
玉曹懷張嵩王瑄張翬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
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納凡二十有一人御
史則王時柯余翔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頼祁杲杜民
表楊瑞張英劉謙亭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翀張録郭
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
濂何鰲張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三十人諸司
郎官吏部則郎中余寬完承志劉天民員外郎馬理
徐一鳴劉勳主事應大猷李舜臣馬晏彭澤張鵱司
務洪伊凡十有二人戶部則郎中王待顯唐昇賈繼

之楊易楊淮胡宗伯栗登党以平何巖馬朝卿員外
郎申良鄭漳顧可久晏志德主事徐嵩張庠高奎安
璽王尚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
忠郭日休李録周詔戴亢繆宗周邱其仁祖琚張希
尹司務金中夫檢校丁律凡三十有六人禮部則郎
中余才汪必東張獬張懷員外郎翁磐李文中張濠
主事張鏜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凡十有二人兵
部則郎中陶滋賀縉姚汝皐劉淑相萬潮員外郎劉
漳楊儀王德明主事汪溱黃嘉賓李春芳盧襄華鑰
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積陳賞司務李可登劉從學
凡二十人刑部則郎中相世芳張我詹潮胡璉范録
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轂許路員外郎戴欽張儉劉
士奇主事祁敕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

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敘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
有七人工部則郎中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劉璣江
珊員外郎金廷瑞范鏓龐淳主事伍餘福張鳳來張
羽車純蔣珙鄭騮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屬則寺正毋
德純蔣同仁寺副王暐劉道評事陳大綱鍾雲瑞王
光濟張徵王天民鄭重社鸞凡十有一人俱跪伏左
順門帝命司禮中官諭退衆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
自辰至午凡再傳諭猶跪伏不起帝大怒遣錦衣先
執爲首者於是豐熙張翀余翔余寬黃待顯陶滋相
世芳毋德純八人並繫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
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收繫四品以下官若
干人而令孟春等待罪翼日編修王相等十八人俱
杖死熙等及慎元正俱謫戍

豐熙傳大禮議起熙偕禮官數力爭及召張璁桂萼
爲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熙昌言於朝曰此冷褒
段猶流也吾輩可與並立耶抗疏請歸不允既而尊
稱禮定卜日上恭穆獻皇帝謚冊熙等疏諫曰大禮
之議頒天下三年矣乃以一二人妄言欲去本生之
稱專隆鞠育之報臣等聞命驚惶罔知攸措竊惟陛
下爲宗廟神人之主必宗廟之禮加隆斯繼統之義
不失若垂先王之禮貽後世之譏豈不重累聖德哉
不得命

石珗傳帝欲以奉先殿側別建一室祀獻帝珗抗疏
言其非禮及廷臣伏闕泣爭珗與毛紀助之無何大
禮議定紀去位珗復諫曰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
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也今使踈賤讒佞小人輒行離

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爲陛下體察茲孟冬時享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慎重顧聽細人之説干不易之典哉帝得奏不悦戒勿復言

〔朱希周傳〕是時張璁桂萼已召至益交章請去本生之號帝悦從之趣禮官具上冊儀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疏諫曰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三年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虚文不足信天下祭告爲瀆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非貶詞也不妨正統而親親之義寓焉何嫌於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議

〔徐文華傳〕時方議興獻禮文華數偕諸大臣力爭明年七月復倡廷臣伏闕哭諫及改題廟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兩全無害也疏入再命奪俸

〔薛蕙傳〕嘉靖二年廷臣數爭大禮與張璁桂萼等相持不下蕙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及撰璁萼所論七事合數萬言上於朝解有上下二篇推明大宗義其辨曰陛下繼祖體而承嫡統合於爲人後之義坦然無疑乃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上惑聖聽夫經傳纖悉之指彼未能覩其十一遽欲逞小慧騁奏詞可謂不知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案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絶父嗣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絶禮言適子不

爲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絶父以後大宗晉范德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重大宗乎夫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忍遺其祖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邪説案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爲人後者爲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修之説其悖禮甚矣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其父母之喪服之非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爲之子故耳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爲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絶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臣以邪説無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説之必窮也於是又爲遁辭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盡廢先王爲人後之義與則尤悖禮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

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絕之殆將爲後世禍矣夫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乃爲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爲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爲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爲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非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已也如此則義禮明而禍亂亡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已則考也已於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遵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其他所辨七事亦率倣此書奏天子大怒下鎮撫司考訊已貰出之奪俸三月

蕙田案薛辨繼統不繼嗣最精

楊慎傳少師廷和子也嘉靖三年帝納桂萼張璁言召爲翰林學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與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輩不以臣等言爲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罷斥

安磐傳世宗踐祚起故官帝手詔欲加興獻帝皇號磐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謚法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會廷臣多力爭事得且止帝驛召席書桂萼等磐請斥之以謝天下且言今欲別立一廟於大內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既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也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

鄭本公傳帝欲考興獻帝立廟禁中本公偕同官力爭謂陛下潛邸之日則爲孝宗之姪興獻王之子臨御之日則爲孝宗之子興獻帝之姪可兩言決也至立廟大內實爲不經獻帝之靈既不得入太廟又空去一國之祀而託享於大內焉陛下享太廟其文曰嗣皇帝於獻帝之廟又當何稱愛敬精誠兩無所屬獻帝將歆然不安帝怒責其朋言亂政奪俸三月

嘉靖四年五月庚辰作世廟祀獻皇帝

楊言傳奸人何淵請建世室言與廷臣爭不聽言復抗章曰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爲藩王小宗也臣也以臣並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宗干天下正統獻帝雖有盛德非若周文武創王業也欲襲世宗名舛矣如以獻帝爲自出之帝是前無

祖以獻帝爲禰而宗之是後無孝武二帝陛下前既
罪醫士劉惠之言今乃納淵之說前既俞禮卿席書
之議今乃咈書之言臣不知其何謂也
嘉靖四年十二月辛丑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
五年九月已亥章聖皇太后有事於世廟冬十月辛亥
朔親享如太廟禮
石琦傳及世廟成帝欲奉章聖皇太后謁見張璁桂
萼力主之禮官劉龍等爭不得諸輔臣以爲言帝不
報趣具儀琦乃上疏曰陛下欲奉皇太后謁見世廟
臣竊以爲從令固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誠不敢
阿諛以誤君上竊惟祖宗家法后妃已入宮未有無
故復出者且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雖天子亦不輕
入況后妃乎璁輩所引廟見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

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爲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
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倡此議彼容悅
佞臣豈有忠愛之實而陛下乃欲聽之乎且陰陽有
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
出入太廟街門是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
也臣豈不知君命當承第恐上累聖德是以不敢順
吉曲從以成君父之過負覆載之德也奏入帝大慍
明史紀事本末嘉靖六年費宏等定議世廟樂舞止
用文舞隨堂何淵上言世廟樂舞未備下禮部集議
侍郎劉龍等議宜仍舊帝諭輔臣再議大學士楊一
清賈詠翟鑾上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
文始舞惠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用文治昭德世廟
止用文舞亦此意也不爲闕典張璁獨上言王制有

曰祭用生者皇上身爲天子尊獻王爲天子父宜以天子禮樂祀之缺一不可且天子八佾爲人六十有四諸侯六佾爲人三十有六國朝太廟文武佾各八計百有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有二人獻王在藩封時固用七十有二人今乃六十有四可乎以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法萬世帝從之

國朝典彙嘉靖十四年正月諭大學士李時等曰世廟廸近河水今擬重建於太廟左方命於太廟東南隙地相度二月初建九廟

嘉靖七年六月明倫大典成頒示天下癸卯定議禮諸臣罪追削楊廷和等籍七月己卯追尊孝惠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恭穆獻皇帝爲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

辛巳尊章聖皇太后爲章聖慈仁皇太后

十年十二月戊子御史喻希禮石金因修醮請宥議禮諸臣罪下錦衣衛獄

十五年冬十月己亥更定世廟爲獻皇帝廟

十七年六月丙辰定明堂大饗禮九月辛巳上太宗廟號成祖獻皇帝廟號睿宗神主祔太廟躋武宗上辛卯大享上帝於元極寶殿以睿宗配

四十四年六月甲戌芝生睿宗原廟柱告廟受賀遂建玉芝宮冬十一月戊申奉安獻皇帝后神主于玉芝宮

禮志獻皇帝廟嘉靖二年四月始命興獻帝家廟享祀樂用八佾初禮官議廟制未決監生何淵上書請立世室於太廟東禮部尚書汪俊等皆謂不可帝諭奉先殿側別立一室以盡孝思禮官集議言爲本生父立廟大

內古所未有唯漢哀爲定陶共王建廟京師不可爲法
詹事石琚等亦言不可不聽葬奉慈殿後爲觀德殿以
奉之四年四月淵已授光祿寺署丞復上書請立世室
崇祀皇考于太廟禮部尚書席書等議天子七廟周文
武並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于三昭穆之上獻皇帝追
稱帝號未爲天子淵妄爲諛詞乞寢其奏帝令再議書
等言將置主於武宗上則武宗君也分不可僭置武宗
下則獻皇叔也神終未安時廷臣於稱考稱伯異同相
半至議祔廟無一人以爲可者學士張璁桂萼亦皆以
爲不可書復密疏爭之帝不聽復令會議乃準漢宣故
事於皇城內立一禰廟如文華殿制邊豆樂舞一用天
子禮帝親定其名曰世廟五年七月諭工部以觀德殿
窄隘欲別建於奉先殿左尚書趙璜謂不可不聽乃建
於奉先之東曰崇先殿十三年命易承天家廟曰隆慶
殿十五年以避渠道遷世廟更號曰獻皇帝廟遂改舊
世廟曰景神殿寢殿曰永孝殿十七年以豐坊請稱宗
以配明堂禮官不敢違集議者久之言古者父子異昭
穆兄弟同世數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
同居昭位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遂奉獻皇帝祔太
廟二十二年更新太廟廷議睿宗孝宗並居一廟同爲
昭帝責諸臣不竭忠任事寢其議已而左庶子江汝璧
請遷皇考廟于穆廟首以當將來世室與成祖廟並峙
右贊善郭希顏又欲於太祖廟文世室外止立四親廟
而祧孝宗武宗以禮臣斥其妄而止二十四年六月新
太廟成遂奉睿宗於太廟之左第四序躋武宗上而罷
特廟之祀四十四年以舊廟柱產芝更號曰玉芝宮定

日供時享儀穆宗初因禮臣請乃罷時享及節序忌辰
有事奉告之祭但進日供而已逢慶元年禮科王治請
罷獻皇祔廟而專祀之世廟章下所司萬歷九年禮科
丁汝謙請仍專祭王芝宮復奉宣宗帝后冠服於太廟
帝責汝謙妄議謫外任天啟元年太常少卿李宗延奏
祧廟議言睿宗入廟世宗無窮之孝思也然以皇上視
之則遠矣俟光宗升祔時或從舊祧或從新議蓋在孝
子固以恩事親而在仁人當以義率祖章下禮部卒不
能從

薑田案春秋書躋僖公左氏曰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公羊曰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曰先親
而後祖也三傳同辭目爲逆祀聖人惡之矣
古者之斷乎是有二其一曰諸侯不敢祖天
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曰庶子不繼祖與禰曰
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曰公子不得
臣諸父昆弟曰公子不得禰先君曰族人不
臣臣奉君之道也非是則不可以國其一曰
爲人後者爲之子在天子諸侯雖繼弟繼兄
之子昔嘗君道臨乎已而壯面事之孰敢不
爲臣子此亦臣子之分而重大統之義也非
是則人懷覬覦之心漢哀帝躬承大統而又
以已後定陶共王明世宗躬承大統而又以
已後興獻王在大夫宗法且不可以貳其失
審矣況加孝宗以皇伯絕其統也躋興獻於
武宗之上又逆祀也聰薨之罪何誅

右明世宗

蕙田案宗法爲後所以繼嗣而重大宗也禮繼嗣者必擇同宗昭穆相當者而立之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降其父母期此嗣立之常法雖百世不易蓋爲後即爲子也爲子則所生父稱之曰伯叔父可也先儒之論曰設所後父與所生父並坐一室而子立其側稱所後父曰父自不得又稱所生父曰父宜改稱伯叔父明矣改稱辨嫌也推存例亡並用是道也古宗法專爲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設推大夫禮未嘗不可至於天子諸侯故文略而義備由漢已後外藩承統朝臣相與力競者莫如宋濮議明大禮集議宋英宗之後仁宗也即考仁宗故不當考濮王明世宗之後武宗也上考孝宗故不當考興獻王惟宣帝光武皆不加帝號於祖父揆諸古義近矣光武上承孝元重繼統之義也若夫以叔父繼兄于如唐宣宗之立爲皇太叔即位於柩前視前嗣立之法又變晉元帝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乃行親獻元帝繼愍帝爲君不同嗣立而是詔于禮則合矣綜而論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大倫有定是故藩王繼統如所後而昭穆相當則也則父其所後者而昭穆不相當則以臣道奉其所後之帝臣道即同子道而不

必定泥於父母之稱及乎祔廟其或如古之
九廟則以其班祔昭穆之廟在廟之中同堂
異室以先後爲序同堂則昭穆之倫也先後
則君臣之分也昭自爲昭穆自爲穆但以昭
穆分世次不以昭穆爲尊卑其或如後世之
廟制也則專以繼立之先後爲序臣必不可
先君猶之子必不可先父其義一也天下之
正統斷然以君臣爲重也然而古今持議每
在追尊生父稱號立廟之際夫尊卑疎戚之
屬既有不同而本生伯叔父之稱可以義起
如宋英宗于濮王仁宗以兄弟之子育之宮
中則稱以伯父可也必欲以考稱之則薄矣
明世宗于獻王既遵祖訓兄終弟及之義則

考孝宗而稱獻王以叔父可也必欲以考稱
之則私[illegible]溪宣帝以兄孫入繼既不可以考
昭帝又不可以直考史皇孫則于所祭之地
祝辭稱皇考而公言之曰本生皇考可也必
欲稱伯叔考則嫌于無考矣此皆禮之權而
可以義起者宋范鎮言于英宗曰凡稱帝若
考若寢廟者皆非是此則禮之大經不可不
秉而昔之大儒名臣所守死以爭之其義炳
若日星焉又惡可以隨時假借乎哉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一百七

太子廟

禮記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注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于廟之奧謂之陰厭凡庶殤不祭）

方氏慤曰言適則庶殤在所不祭矣重本故也然以尊而祭卑故曰下祭

應氏鏞曰祭及于五所愛者遠也祭止于適所重正統也

曾子問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

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注厭猶而已不成其為人）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注與不成人同）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注吉祭殤之禮有于陰厭之者有于陽厭之者）馬氏彥醇曰厭不成禮之祭也厭于陰者宗子之殤而無後者厭于陽者凡殤與無後者其異何也宗子尊矣則以特牲即于陰者幽陰之義反諸幽求神之道也凡殤卑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則所謂堂事略矣宗子非不欲尊之也其所以不得成人者從祖祔祭而已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疏）孔子更為辯云若宗子為殤而死以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為之後宗子禮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同昭穆者則代之凡宗子為殤而死庶子既不得為後不以父服服之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也云不序昭穆者以宗子殤死無為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為父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注尚特牲者尊宗子

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舉肺脊脇祔利成禮之施于尸者陰厭者是宗子而殤祭之于奧之禮小宗為其祭禮亦如之（疏）此宗子殤死祭于祖廟之奧陰闇之處是謂陰厭也鄭既云小宗為殤祭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為殤而死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然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註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為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為後若非殤則得為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子孫為後若立昭穆為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譏仲嬰齊是公孫歸父之弟當云公孫嬰齊而云仲嬰齊者為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云仲是也　熊氏曰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一祭則止此言吉祭者惟據祔與除服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注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人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于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無廟者為壇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亦如之）（疏）此宗子之家小宗之家也云當室之白尊于東房異于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尸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疏）凡殤謂非宗子之殤無後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為後此二者若宗子大功內親為宗子之家祖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于當室之明白顯露之處為之設尊于東房以其明是陽厭也凡殤有二一昆弟之子祭之當于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于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于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于宗子祖廟一是諸父無後祭之當于宗子曾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鄭必限以大功內親共祖禰者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適士二廟有祖有禰下士祖禰共廟故鄭限以祖禰同者唯大功之內親也

蕙田案王下祭殤禮于經無見曾子問所言

特士禮耳然以士禮推之曰陰厥曰陽厥則
王之祭宗子殤其亦在廟乎疏昆弟之子祭
之當于宗子父廟從父昆弟祭之當于宗子
祖廟是雖指凡殤而言然適子之殤其不得
別立廟也審矣凡殤不可無祭而況宗子乎
況承天下社稷之重者乎禮陰厥主奧重大
宗也祧則同祧為親盡也王下祭殤之禮可
知也已

右王下祭殤

吳志孫登傳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
為吳王是歲立登為太子立凡二十二年年三十三卒
謚曰宣太子

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年改葬蔣

陵

晉書惠帝紀永熙元年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為皇
太子元康九年十二月壬戌廢皇太子遹為庶人及其
三子幽于金墉城永康元年三月癸未賈后矯詔害庶
人遹于許昌夏四月甲午追復故皇太子位五月巳巳
立皇孫臧為皇太孫六月壬寅葬愍懷太子于顯平陵
永寧元年正月乙亥趙王倫篡帝位廢皇太孫臧為濮
陽王癸酉倫害濮陽王臧乘輿反正五月立襄陽王尚
為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
懷帝本紀永嘉元年三月庚午立豫章王詮為皇太子
元帝紀太興三年五月景寅孝懷太子詮遇害于平陽
帝三日哭

禮志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冲太孫尚並祔

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爲陰室四殤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祠部郎中徐邈議太子太孫陰室
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
食之孫與之俱毀
愍懷太子傳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
人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元康九年十二月廢太子爲
庶人明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合
巴豆杏仁丸矯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時
年二十三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冊復太
子謚曰愍懷六月已卯葬于顯平陵三子霧臧尚並與
父同幽金墉
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已巳立爲皇太孫
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爲濮陽王與帝俱遷金

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謚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
立爲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謚曰沖太孫
杜氏通典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詔曰亡大兄以弟
馬珣之爲國後祭祀何儀博士江熙議穀梁傳云公
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一例也請皇子廟祭用大夫
禮三廟博士沈寂等議禮大夫三廟無貴賤之別然
則上至皇子下及陪臣其禮無二牲用少牢若繼嗣
之身未准大夫祭用七禮按會稽王嗣子即簡文帝
長子博士沈寂等議會稽王嗣子既以疾廢當降從
之公子則皆如大夫牲用少牢宜權立行廟告嗣而
後迎繼嗣之身江熙議皇子雖有廟然無子不立廟
故詔使立後烝嘗之祀稱皇帝有命命某繼嗣博士

沈寂議皇子依如大夫禮應立後宜先告權爲行廟告于禮無文宜先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案禮君薨嗣子生太祝禫晃告于廟既葬嗣子生祝告于廟明夫宗廟者神靈之所宅是以存亡吉凶必先告于廟古今不革之制三代不易之典豈有興滅繼絕傳祀百代而誣亡者之靈滅告生之義耶緣情依禮謂宜先告于靈後迎繼嗣之身庾蔚之謂嗣子以無子不廟合有嗣乃立廟耶告生者是先自有廟不得引以爲例

南齊書禮志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于太廟

梁書昭明太子傳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大通三年四月乙巳薨歛以衮冕晃謚曰昭明

五月庚寅葬安寧陵

哀太子傳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普通四年五月丁酉生太清三年五月太宗即位六月癸酉立爲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賊景廢太宗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

愍懷太子傳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承聖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及西魏師陷荆城太子與世祖同爲魏人所害敬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蕙田案自魏以前太子之薨立廟與否不可得稽晉則祔于太廟陰室元太常博士曰前代太子薨梁武帝謚統曰昭明齊武帝謚長懋曰文惠唐憲宗謚寧曰惠昭金世宗謚允

恭曰宣孝又建別廟以奉神主准中祀以陳登歌然則立廟奏樂其始于齊梁間歟

北魏書恭宗紀恭宗景穆皇帝之長子也延和元年正月丙午立爲皇太子正平元年六月戊辰薨于東宮賜謚曰景穆

唐書孝敬皇帝傳孝敬皇帝弘永徽六年始王代顯慶元年立爲皇太子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詔曰太子攖沈瘵疾朕須其痊復將遜于位弘性仁厚既承命囚感結疾日以加宜申往命謚爲孝敬皇帝葬緱氏墓號恭陵制度盡用天子禮帝自制睿德紀刻石陵側妃薨謚哀皇后無子永昌初以楚王隆基嗣中宗立詔以主祔太廟號義宗開元中有司奏孝敬皇帝宜建廟東都以謚名廟詔可于是罷義宗廟

蕙田案父在子沒追謚爲帝此高宗獨創之制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六載正月詔京城章懷節愍惠文宣太子與隱太子懿德太子同爲一廟呼爲七太子廟以便于祀享其後又有玄宗子靜德太子廟肅宗子恭懿太子廟

蕙田案七太子章懷節愍懿德惠莊惠文惠宣及隱太子也此云惠文宣恐有脫字元宗子靜德太子亦當作靖恭太子

通典大唐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守供祀享上疏伏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于人立事于代而寢廟相屬獻禘連時事不師古以克永代臣實疑之今章懷太子

等乃以陵廟分署官寮八處修營四時祭享物須官給人必公糧合樂登歌咸同列帝謹按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臣謂八署司存員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臣又聞磐石維城既開封建之典別子爲祖非無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禮經上令有司集禮官及羣臣詳議奏聞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允殞身昭代聖上哀骨肉之深錫烝嘗之享憲章往昔垂範將來昔嫄廟列周戾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代宏規後賢令範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子將以晉畀秦秦將祀子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元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宮則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戾非漢恩求枉者深所直者鮮黷神慢禮理必不然且尊以儲后位絕諸侯謚號既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禮所安狥利忘禮何以爲國太常博士段同泰議曰伏據隱太子等皆稟殊恩式創陵寢一著蘋藻驟移檀柘豈非睦親繼絕悼往推恩者歟況漢置戾園晉循虞祀書稱咸秩禮紀百神紛綸蕨薇可略言矣隱太子等並特降綵綸別營祠宇義殊太廟恩出當時借如逝者之錫蘋蘩亦猶生者之開茆土寵章所及誰謂非宜且自古帝王封建子孫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別郡之榮豈必

有功于人立事于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
雖存沒之跡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別此則輕重非當
情禮不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開元二十
二年七月勅贈太子頃年官爲立廟并致享祀雖欲
歸厚而情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
是以疎間親遂此爲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
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
後者宜依舊上元二年二月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
奏讓帝七廟等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
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獻簠俎之禮同太廟一室之
儀

唐書陳貞節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爲右拾遺初隱
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
卒四時祠宮進饗貞節以爲非是上言王者制祠以
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于人而
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聲登歌所以頌功
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
非度耶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
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祀典古者別子爲祖故
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
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
列聖念懿屬而爲之享春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畀
秦秦將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君祀無乃
戾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子季氏
遠祖尚不爲限況天子篤親親以及旁暮誰不曰然
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絕也逝者

錫蘋蘩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
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何隱于上伯祖也服
緦章懷伯父也服朞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
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
其言于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他如舊

舊唐書音樂志享隱太子廟樂章六首 貞觀中撰

迎神用誠和　道閟鶴關運纏鳩里門集大命俾歆
嘉祀禮亞六瑚誠殫二簋有誠顯若神斯戾止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歲肇春宗乾開震長瑤山既
寂戾園斯享玉肅其事物昭其象絃誦成風笙歌合
響

迎俎用雍和　明典肅陳神居遂起春伯聯事秋官
相禮有來雍雍登歌濟濟緬惟主嗇庶歆芳醴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三縣已判歌鐘列六
佾將開羽鍼分尚想蔦飛來蔽日終疑鶴影降凌雲
武舞用凱安　天步昔將開商郊初欲踐撫戎金陣
廓貳極瑤圖闡鷙戰遂崇儀龍樓期好善弄兵隳震
業啟聖隆祠典

送神用誠和　詞同迎神

又隱太子廟樂章二首 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出

迎神　蒼震有位黃離蔽明江充禍結戾據災成衡
寃昔痛贈典今榮享靈有秩奉樂以迎

送神　皇情悼往祀儀增設鐘鼓鏗鍠羽旄昭晰掌
禮云備司筵告徹樂以送神靈其鑒閱

章懷太子廟樂章六首 神龍初作

迎神第一 姑洗宮　副君昭象道應黃離銅樓備德玉裕

成規仙氣靄靄靈從師師前驅戾止控鶴來儀

登歌酌㪷第二南呂均之羽　黃鍾宮　姑洗角　夷則羽　蕤賓羽　忠孝本著羽翼先成寢門

昭德馳道為程幣帛有典容衛無聲司存既肅廟享

惟清

迎俎及酌獻第三大呂羽　通三錫允明兩承英太山比

赫伊水聞笙宗祧是寄禮樂其亨嘉辰薦俎以發聲

明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第四蕤賓商　羽籥崇文禮以畢干

鍼奮武事將行用捨由來其有致壯志宣威樂太平

武舞作第五夷則角　綠林熾炎歷黃虞格有苗沙塵驚

塞外帷幄命嫖姚七德干戈止三邊雲霧消寶祚長

無極歌舞盛今朝

送神第六詞同隱廟

懿德太子廟樂章六首神龍初作

迎神第一姑洗宮　甲觀昭祥畫堂昇位禮絕羣后望尊

儲貳啟誦慙德難丕掩粹伊浦鳳翔緱峰鶴至

登歌酌㪷第二南呂均之蕤賓羽　譽闡元儲寄崇明兩玉裕

雖晦銅樓可想絃誦輟音筐歌罷響幣帛言詮禮容

無爽

迎俎酌獻第三大呂羽　雍雍盛典肅肅靈祠賓天有聖

對日無期飄飄羽服掣曳雲旗眷言主㪷心乎愴茲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第四蕤賓商　八音協奏陳金石六

佾分行整禮容滄溟赴海還稱少素月開輪即是重

武舞作第五夷則角　隋季昔云終唐年初啟聖纂戎將

禁暴崇儒更敷政威略靜三邊仁恩覃萬姓

送神第六詞同隱廟

節愍太子廟樂章六首 景雲中作

迎神第一 姑洗宮　儲后望崇元良寄切寢門是仰馳道
不絕仙袂雲會靈旗電晰煌煌而來禮物攸設

登歌酌罍第二 南呂均之黍賓羽　灼灼重明仰承元首既賢
且哲惟孝與友惟孝雖遥靈規不朽祀因誠致備潔
玄酒

迎俎及酌獻第三 大呂羽　嘉薦有典至誠莫愆畫梁雲
亘雕俎星聯樂器周列禮容備宣依稀如在若未賓
天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第四 黍賓商　邕邕闡化憑文德赫
赫宣威藉武功既執羽旄先拂吹還持玉鉞更揮空
武舞作第五 夷則角　武德諒雍雍由來掃寇戎劒光揮
作電旗影列成虹霧廓三邊靜波澄四海同睿圖今

已盛相共舞皇風

送神第六 詞同隱太子廟

隱太子傳隱太子建成高祖受禪立爲皇太子死年三十八太宗立追封建成爲息王謚曰隱

章懷太子傳章懷太子賢皇太子薨立賢爲皇太子調露中廢爲庶人開耀元年追令自殺神龍初陪葬乾陵睿宗立追贈皇太子

懿德太子傳懿德太子重潤高宗改元永淳是歲立爲皇太孫中宗失位太孫府廢貶庶人武后杖殺之神龍初追贈皇太子及謚

節愍太子傳節愍太子重俊神龍初爲皇太子武三思挾韋后勢將圖逆內忌太子崇訓又三思子尚安樂公主常教主辱重俊三年七月重俊恚忿遂率李多祚矯

發兵殺三思崇訓趨肅章門入索韋后后挾帝升元武門士倒戈斬多祚餘黨潰重俊亡入終南山爲左右所殺睿宗立加贈謚陪葬定陵

惠莊太子傳惠莊太子撝垂拱三年始王恒睿宗立進王申開元八年薨冊書贈太子及謚陪葬橋陵

惠文太子傳惠文太子範初王鄭進王岐開元十四年薨冊書贈太子及謚陪葬橋陵

惠宣太子傳惠宣太子業始王趙進王薛二十二年薨冊書加贈及謚陪葬橋陵

蕙田案以上諸太子即所謂七太子是也其實懿德惠莊惠文惠宣生時並未立爲東宮歿後乃追冊耳

冊府元龜王起爲兵部尚書元皇太子侍讀兼判太常卿事開成三年二月起與太常少卿裴泰章太常少卿兼權勾當國子司業楊敬之太常博士崔立等狀奏准今月十日堂帖天寶初置七太子廟異室同堂國朝故事足以師法今欲聞奏以懷懿太子神主祔惠昭及悼懷太子廟不虧情禮又甚便宜送太常寺三卿與禮官同商量議狀者伏以三代已降廟制不同光武爲總立一堂羣主異室親盡廟毀昭穆遞遷此蓋祖宗之廟也然則太子廟出於近或散在他處別置一室或尊卑序列共立一堂伏准國初太子廟散在諸方至天寶六載勅文章懷節愍惠宣等太子宜與隱太子列次同爲一廟應緣祭事並合官給號爲七太子廟又准大歷三年三月以榮王天寶中追贈靜恭太子神主未祔詔祔七太子廟加一室今懷懿太子爲姪以姪祔叔獻享得宜

請于惠昭太子廟添置一室擇日升祔從之

靖恭太子傳靖恭太子琬始王鄄徙王榮及薨詔加贈諡

恭懿太子傳恭懿太子綽始封與王上元元年薨冊贈皇太子

蕙田案此二太子廟亦係薨後追冊者

昭靖太子傳昭靖太子邈上元二年始王益昌進王鄭八年薨

文敬太子傳文敬太子諒見愛于帝命爲子貞元十五年薨追贈及諡陵及廟置令丞云

惠昭太子傳惠昭太子寧貞元二十一年始王平原帝即位進王鄧于是國嗣未立李絳等建言聖人以天下爲大器知一人不可獨化四海不可無本故建太子以

自副然後人心定宗祏安有國不易之常道陛下受命四年而冢子未建是開窺覦之端乖慎重之義非所以承列聖示萬世帝曰善以寧爲皇太子更名宙年薨

懷懿太子傳懷懿太子奏始王漳八年薨贈齊王

帝哀奏被讒死不自明開成三年追贈

悼懷太子傳悼懷太子普寶歷元年始王晉文宗愛之若已子嘗欲爲嗣太和二年薨帝惻念不能已故贈郯加焉

莊恪太子傳莊恪太子永太和四年始王魯六年遂立爲皇太子開成三年暴薨

蕙田案此六太子惟惠昭莊恪係生時立者餘皆追冊又宋諸太子如昭成太子元僖悼獻悼太子茂皆追冊者欽宗太子

諡高宗元懿太子勇孝宗莊文太子愔寧宗
景獻太子詢皆生時立者惜志傳俱不載其
祔廟立廟之事莫得考焉

遼史順宗傳順宗名濬道宗長子八歲立爲皇太子薨
謚曰昭懷太子以天子禮改葬玉峰山

金史熙宗二子傳濟安皇統二年二月戊子生于天開
殿三月戊午冊爲皇太子十二月薨謚英悼太子葬興
陵之側命工塑其像于儲慶寺海陵毀上京宮室寺亦
隨毀

蕙田案子殤塑像熙宗祔也

顯宗紀顯宗皇帝諱允恭世宗第二子大定五年六月
立爲皇太子二十五年六月庚申崩賜謚宣孝太子世
宗欲加帝號以問羣臣翰林修撰趙可對曰唐高追謚
太子弘爲孝敬皇帝左丞張汝弼曰此蓋出于武后遂
止乃建廟于衍慶宮後祭用三獻樂用登歌

禮志宣孝太子廟大定二十五年七月有司奏依唐典
故太子置廟設官屬奉祀擬于法物庫東建殿三間南
垣及外垣皆一屋三門東西垣各一屋一門門設九戟
齋房神厨度地之宜又奉旨太子廟既安神主宜別建
影殿有司定擬制度于見建廟稍西中間限以磚墉內
建影殿三間南面一屋三門垣周以甃無缺角及東西
門外垣正南建三門一屋左右翼廊二十間神厨齋室
各二屋三間是歲十月廟成十一日奉安神主十四日
奉遷畫像神主用栗依唐制諸侯用一尺刻謚于背省
部遣官于本廟西南隅面北設幄次監視製造訖其日
晚奉神主官奉神主承以箱覆以帕捧詣題神主幄中

次日丑前五刻題神主官與典儀并禮官詣幄次前題神主官詣罍洗位盥手帨手訖奉神主官先以香湯奉沐拭以羅巾題神主官就褥位題謚號于背云宣孝太子神主墨書用光漆摸訖授奉神主官承以箱覆以梅紅羅帕藉以素羅帕詣座置于匱乃下簾幃侍衛如式俟典儀俛伏跪請備腰輿傘扇詣神位道引侍衛皆減昭德廟儀祭有司言當隨祖廟四時祭享初獻于皇孫皇族亞獻或皇族或五品以下有差樂用登歌量減用二十五人其接神奏無射宮陞降徹豆則歌夾鐘牲羊豕各一籩豆各八簋簋各二登鉶各一其餘祭食亦量減之　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奉神主入廟牲牢樂縣官給影廟皇孫奉祀

宣孝太子別廟登歌樂章

初獻升殿夾鐘宮承安之曲　有腯斯牲有馨斯齊
美哉洋洋升降以禮禮容既莊樂亦諧止神之格思
式歆明祀

酌獻無射宮和寧之曲　於惟光靈孝德昭宣高麗
有奕來寧來燕於薦惟祫既時既蠲從我列祖載享
億年

亞終獻和寧之曲　金石和奏豆籩惟豐祠宮奉事
齋敬精衷筐吟伊浦鶴駐緱峰是保是饗靈德無窮

徹豆夾鐘宮和安之曲　寢廟奕奕今茲其時明稱
肇祀將禮之儀僾安以懌羞嘉且時樂闋獻已神其
饗思

莊憲太子傳莊憲太子名守志宣宗長子也貞祐元年閏九月立爲皇太子三年正月薨謚莊獻立其子鑒爲

皇太孫十二月薨四年正月賜謚冲懷太孫

元史祭祀志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丁未皇太子薨太常博士議曰前代太子薨梁武帝謚統曰昭明齊武帝謚長懋曰文惠唐憲宗謚寧曰惠昭金世宗謚允恭曰宣孝又建別廟以奉神主准中祀以陳登歌倒設令丞歲供灑掃斯皆累代之典莫不追美洪休時中書翰林諸老臣亦議宜加謚立別廟奉祀遂謚曰明孝太子作主用金三十年十月祔皇太子祔于太廟

元史紀事本末三十年冬十月祔明孝太子主于廟

先是皇太子真金卒太常博士議建別廟以奉神主至是祔于太廟

裕宗傳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諱真金世祖嫡子也中統十年二月立爲皇太子二十二年薨

文宗紀至順元年十二月辛亥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二年正月辛卯皇太子阿剌忒納答剌薨壬辰命宮相法里及給事者五十八人護靈輦赴祔葬于山陵三月甲申繪皇太子真容奉安慶壽寺之東鹿頂殿祀之如累朝神御殿儀

續文獻通考文宗又命皇太子影殿造祭器如祖宗故事

宗室世系表成宗皇帝皇太子德壽早薨泰定皇帝四子長皇太子阿里吉八三小薛太子四兀丹藏卜太子俱早殞文宗皇帝三子長皇太子阿剌忒納答剌次二燕帖古思太子次三太平訥太子俱早殞

明史興宗傳興宗孝標太祖長子也洪武元年正月立爲皇太子

懷獻太子傳懷獻太子見濟母杭妃始爲郴王世子及
郴王即位景泰三年五月廢汪后立杭妃爲皇后立見
濟爲太子四年二月太子薨謚曰懷獻葬西山天順元
年降稱懷獻世子
悼恭太子傳悼恭太子祐極成化七年立爲皇太子薨
哀冲太子傳哀冲太子載基世宗第一子生二月而殤
莊敬太子傳莊敬太子載懋嘉靖八年世宗將南巡立
爲皇太子二十八年薨帝命與哀冲太子並建寢園歲
時祭祀從諸陵後
憲懷太子傳憲懷太子翊鈐穆宗長子生五歲殤贈裕
世子隆慶元年追謚
熹宗諸子傳懷冲太子慈煟悼懷太子慈焴獻懷太子
慈炅俱殤

右歷代太子廟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七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一百八

諸侯廟祭

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注太祖始封之君謂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

陳氏禮書孔頴達曰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得立五廟從諸侯禮然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初封蓋亦廟止高祖而已謂得立五廟無是理也玉藻曰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而朔祭有牲是月祭及太

祖也祭法謂王考皇考考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非禮意也穀梁曰諸侯受朔於禰廟其說無據

蕙田案陳氏謂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與疏不同朱子答汪尚書曰政和之制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可以備夫五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陳氏爲優

祭法諸侯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墠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疏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者降天子故止有五廟墠墠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為一祧也曰考廟曰皇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者天子月祭五諸侯甲故唯得月祭三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者顯考高祖也祖考太祖也太祖乃不遷而與高祖並不得月祭止預四時又降天子也去祖為壇者去祖謂去太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祭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太祖而往墠受祭也）

陳氏禮書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鄭氏謂凡鬼薦而不祭賈氏申之謂大夫之鬼薦於太祖壇士之鬼薦之於廟此尤無據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庫爲次居室爲後（注先祖及國之用）

右諸侯廟制

王制寢不踰廟

詩大雅緜其緜則直緒版以載作廟翼翼（傳言不失繩直也箋謂之緒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庫爲次居室爲後緒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版築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翼翼然衆美之候當爲繩也何氏楷曰作起也亦制造之謂廟宗廟也曹氏云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面向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

右諸侯立廟

大戴禮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齋（注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納新神故示有所

加鄭元士虞禮記注曰練而後遷也禮志云遷廟者更
繫其廟而移故主焉按此篇成廟之文與穀梁相傳也

者皆元服從至於廟(注廟貌宮)羣臣如朝位(注立於門內如門外之位)宗人擯舉手曰有
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注立於門內如門外之位)君入立
司具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注祝主辭故在左神將遷故出在戶牖間南面矣)再
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注言嗣以
遷代不言國未忍有之也)成廟將徙敢告(注卒不奠幣者禮畢矣於此將有事於新廟)君及祝再拜興
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注不言奉主而
稱奉衣服者以毀易祖考誠人神之不忍從祝者祝所以導神也言皆
者衣服非一稱周禮守祧職曰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奉衣服
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
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
就車也(注皆就車謂乘貳車者)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注神車祝為左
故於步處則下)
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注始自外來故先於堂)樽於西序下(注四時之祭在
室筵奧中在堂
筵序下是以設樽恒於東方今惟布南面之帛故置樽於西以因其便矣)脯醢陳於房中(注房西房也諸
侯在右房也)設洗

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注記因卿士堂言東霤)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
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注門左門西)在位者皆
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於席上祝
奠幣於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
盥酌奠於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
某敢用嘉幣告於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於新廟
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注東西侯也祝就西廂因其便也)在
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注走疾趨也)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
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
三曰孝嗣侯某潔爲而明薦之享(注詩云潔鬷爲饎是用孝享)君及祝再
拜君反位(注東廂之位)祝徹反位(注西廂之位)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
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注事謂內
主藏衣服欽幣徹几筵之等)乃曰擇日而祭焉(注所以安神)

蕙田案諸侯薨廟見前薨禮

春秋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鄣入於齊 公羊傳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注紀與齊爲讐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鄣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爲五廟後以鄣共祭祀存姑姊妹 疏季爲附庸而得有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蓋也直言以存姑姊妹不言兄弟子姪者諫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

陳氏禮書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其立五廟一也附庸之封雖不能五十里亦國君爾故亦五廟春秋書紀季以鄣入於齊公羊傳曰紀季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

右諸侯遷廟

春秋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丹楹非正也(注非正謂刻桷丹楹也)

右附庸五廟

蕙田案此魯廟飾非禮也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注躋升也僖公閔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 左氏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毀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

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爲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注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臣繼君猶子繼父帝乙激子父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疏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故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一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似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禮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注太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罪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

祫祭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注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文公祖爲喻竇曰即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考固不足多怪矣親謂僖祖謂莊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其理非也范云文公顛倒祖考則是僖在莊上謂之夷狄猶自不然況乎有道之邦豈其若是）國語夏父弗忌爲宗伯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曰我爲宗伯烝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世次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禰而後祖自元王

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丞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不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毋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注）非昭穆謂非昭穆之次也父為昭子為穆僖為閔臣子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明者為昭其次為穆明言僖有明德當為昭閔次之當為穆也以僖為明而升之是先禰而後祖

蕙田案昭穆之序百世不易兄弟同昭穆則同廟異室躋僖為先閔也兄弟叔姪之分不可以奪君臣而君臣不可以亂昭穆左傳杜注孔疏說皆不判詳見前廟祧昭穆條下

又案此魯廟逆祀非禮也

春秋文公十有三年世室壞（公羊傳）世室魯公之廟也（魯公周公子伯禽）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疏）周公稱太廟者即僖八年禘於太廟文二年大事於太廟是也魯公稱世室者即此經是也羣公稱宮者即武宮煬宮之屬是也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魯公何以稱世室壞道也譏不修也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蕙田案此魯不修廟非禮也

成公三年新宮災三日哭（公羊傳）宣公之宮也（注）以無宮廟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注）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其言三日哭何（注）指桓僖宮災不言三日哭禮也（注）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

哀公三年左氏傳五月壬申桓僖宮災（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疏）禮諸侯親廟四焉高祖之父即當毀其廟討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也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其意或然

公羊傳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注）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疏）禮諸侯親廟世祖也親盡而廟不毀言其宜為天所災也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其意或然

何以書記災也（注）災不宜立（疏）謂其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宜立故災之然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

禮記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疏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元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武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醻也

王氏安石曰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為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固有此理然不可援文王為比也若夫武公乃伯禽元孫春秋之初毀廟復立季氏為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有二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者不毀之廟夫昭穆遷則毀武公之廟禮也世室既遠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比之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

陳氏禮書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烝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辇之戰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宮立於成公之時作記者不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蕙田案此魯紊廟制非禮也

詩魯頌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

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疏毛以為將美僖公先言上遠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述其廟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箋以詩人之作賭事與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奕奕斯所作發首言閟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於理為順奕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閟為名釋詁云毖神慎也俱訓為慎是閟神為神閟與毖字異音全故閟為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奕奕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傳新廟閟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

荀子宥坐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嵩高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九蓋被皆繼邪彼有說邪匠過絕邪〔注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被當為彼傳寫悞耳蓋音盍扇戶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盍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悞而遂絕之也家語作還瞻北蓋皆斷焉彼有說邪匠過之也王肅注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注言舊曾說今則無也〕官致良工因麗節文〔注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良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

其功巧蓋貴之也楊氏曰家語作蓋貴久矣尚有說也與此注少異非無良材蓋曰貴之也非無良材大木不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

附辨孔氏魯有九廟

王制孔疏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併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

蕙田案魯禘帝嚳於后稷之廟並未另立文王廟中亦猶周禘帝嚳於后稷之廟謂魯有姜嫄廟蓋據閟宮頌赫赫姜嫄之生以上及於姜嫄閟宮非祀姜嫄之詩魯王之廟孔說非也武宮煬宮旋亦何緣有姜嫄之廟數魯實有七廟耳

右魯廟

孟子禮曰諸侯耕助以供齊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

禮記曲禮國君下齊牛式宗廟

注按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王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鄭注周官與此文異熊氏曰下齊牛式宗廟文恐當以周禮齊右注爲正宜云下宗廟式齊牛

祭統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作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涪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君卷冕立於作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禮器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

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祭統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祭義君牽牲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詩召南序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箋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傳公侯夫人能繁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雖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之事祭事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尊宮廟也）被之僮僮（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簎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饋爨之事禮記主婦髮髻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其威儀卹卹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蕙田案諸侯祭禮其祼獻朝踐饋食酳尸之節皆上同天子已詳時享門至其等殺之微差儀文之小異則經傳無可考見今取傳記之言諸侯祭禮者著於篇學禮者通其意可也至通典所序諸侯祭禮與大夫士同恐未可據故不録

右諸侯宗廟正祭

禮記王制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諸侯礿犆禘一犆嘗祫烝祫

周禮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故縣之於中門門日飲之藏之於祖廟也至朔朝於廟者按禮記玉藻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視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疏）鄭云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鄭引玉藻者證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者諸侯約天子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表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於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元冕以視

蕙田案詳見禘祫門

右諸侯時享犆祫

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閏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為閏

蕙田案周禮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鄭云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解已的而後鄭易之謂追享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受朝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以祭法之壇墠有禱釋追享以五廟月祭釋朝享而又以告朔朝廟附會月祭之說故王藻疏春秋疏穀梁疏公羊疏論語注疏並從後鄭不知祠禴烝嘗追享朝享所謂六享也宗廟六享乃夫禘祫不數而以請禱告朔足之已自不倫況月祭乃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何與與朝享祫祭又何與乎聽朔在明堂月祭則在五廟

朝廟行於每月朝享間於四時各有攸當何可混三者而一之耶

左氏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注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穀梁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注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啖氏助曰公穀言不告月爲是非也按經文言不告月明當告也

朱子曰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爲月而頒之

爲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以爲附月之餘日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說已非而猶字之義諸傳皆以爲可已之辭大率皆譏其舍大政而謹小禮獨胡傳以爲幸其不已之辭以我愛其禮証之則此義精矣

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闕明公之實有疾）（左氏傳疾也穀（注每月天子以朔政班於諸侯諸侯受而納之藏廟告廟以羊今公自二月不視朔至於五月是從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公羊傳）公曷爲四不視朔公不臣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春王正月公在楚襄不朝正於廟也（注釋解必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

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馮氏商曰是時諸侯罔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益甚重也）

蕙田案古天子頒正朔於天下均次每月所行之政以敬授民時諸侯受之王朝藏之祖廟每月朔則請於祖廟而行政焉此敬天勤民尊王親祖之義也告朔之文見周禮大史頒告朔於邦國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穀梁傳並云春秋文六年十六年左氏公羊穀梁傳並云告朔又曰告月見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又曰視朔見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又曰聽

朔見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其在歲首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氏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是五者稱名不同其禮則一但主乎告廟而言則曰告朔告月朝正主乎聽政而言則曰視朔聽朔言非一端亦各有當而已今以經傳所云告朔者入此卷其云聽朔者別入嘉禮朝賀門

又案天子聽朔於明堂明其受之於天也諸侯聽朔於祖廟明其受之於祖也天子以特牛諸侯以特羊告廟之禮尊卑之次也春秋譏閏月不告朔蓋一月有一月之政閏雖無常而政有常以閏月而不告則一月之政不舉故左氏以爲棄時政是也公羊以爲棄天無是月穀梁以喪不數閏爲証並以不當告爲說其義非矣告朔必有朝廟之禮春秋書猶朝於廟是幸其禮之不盡廢公羊穀梁均以猶爲可已之辭豈聖人愛禮之意乎告朔雖有特牲朝廟別無祭禮注疏皆引司尊彝朝享及祭法月祭爲說豈知朝享乃大祫之祭且有禘獻朝踐饋食之文其禮煩重非每月可行之事月祭又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無與幸合三禮爲一禮則鄭賈孔之誤也

右諸侯宗廟告朔

通典後漢獻帝封曹操爲魏公依諸侯禮立五廟於鄴後進爵爲王無所改易

圖書集成曹操春祠令曰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於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而不盥且祭神而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爲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祀故吾親納於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晉書高陽王睦傳睦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武帝受禪封中山王睦自表乞依六蓼祀皐陶鄫杞祀相立廟祀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憙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並爲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爲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子孫之始祖耳詔下禮官博議

通典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晉中山王睦上言乞依六蓼之祀皐陶杞鄫之祀相立廟按睦謙王之弟兄弟俱封令求各立禰廟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憙等議王制諸侯五廟是其立始祖爲嫡統承重一人得立祖禰之廟羣弟雖並爲諸侯始封之君未得立廟也唯令正統當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代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代子孫之始耳司徒荀顗議以爲宜各得立廟時詔從顗議又詔曰禮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即始封君也其廟不毀前詔以謙王中山王父非

諸侯尊同禮不相厭故欲令得各祭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制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並封皆得立廟祭禰親盡數終其廟當毀無故下食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虞喜曰譙與中山王皆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爲厭並立禰廟恩情兩伸荀議是也詔書所諭恐非禮意令上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伸其恩祭及四代不論毀且不毀爲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禰廟亦在應毀之例不得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爲始封諸子雖別封而同爲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子爲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使與諸侯同列不得並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若俱得祭父則並統二嫡非明其宗也答曰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爲士禰已有廟無爲重設與公子爲諸侯不立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並祭無嫌也禮大夫三廟太祖百世不遷者也使大夫之後有庶子爲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復祭若當奪尊則大夫太祖爲廢其祀以此推之明得兼祭一太祖百代不替也徐禪非荀是虞曰愚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重禮有兼享所以致孝也今譙王爲長既享以重祿中山之祀無以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禁之是也詔稱安平獻王諸子並封不可各令立廟是荀暢之議美矣然虞謂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荅衛將軍虞喜以嫡爲大夫庶爲諸侯諸侯禮重應各立廟禪謂爲允矣喜曰尊同體敵恩情兩伸諸

兄弟俱始爲諸侯命數無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於嫡以貴異之況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僭宗昔周公有王功魯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勳特令祖厲是爲榮之非許享之祭在於周室魯鄭豈得過之哉宋庾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絶故必宗嫡而立宗承別子之嫡謂之宗子收族合食禮正一宗者也故特加齊衰三月之服至四小宗則物無所加唯昆弟之爲人後姊妹雖出一降而已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鄭云貴祿重宗也小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至諸侯尊絶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爲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又諸侯別子封爲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然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別祭四代或疑神不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以塞矣徐以弟祿卑於兄不得兩祭虞以爲可兩祭由於父非諸侯又未善也

蕙田案兄弟並封祭歸嫡子無兩國並祭之禮劉喜虞喜之說同爲正義至諸侯奪宗蓋又別自爲義不得牽混

宗元按兄弟並封祭歸嫡子固宗法之常禮之正也然是乃但有封爵未嘗建國則同在京師自可助祭於宗子之家耳若遂建國則必宗廟與社稷並建方成爲國豈有有社稷而無宗廟之國耶此禮不知如何夫王子出封則諸侯不得祖天子固不得立廟既非王

子則或援宗子去國之禮而用庶子攝祭之儀但少減殺其數仍與宗法不亂其亦可通歟且王子始封竟曠世無宗廟亦恐非體或立廟而姑虛其位耶抑別有法以通之耶謹識所疑以俟明禮者正之

室須立廟如制備

通典晉安昌公荀氏進封大國祭六代荀氏祠祭云今祭六代未立廟蓋以廳事為祭張祖高問謝沈曰諸侯祭五廟先諏日卜吉而行事為祭五廟諸畢耶按儀視殺延尸厥明行事晏朝乃闕五廟盡爾將終日不了若異日未見其義沈答曰五廟同時助祭者多晏朝乃闕季氏逮闇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也子路為宰與祭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不知禮賀循祭義云祭以首時及臘(注首時者四時之初月)歲凡五祭將祭前期十日散齋不御不樂不弔前三日沐浴改服居於齋室不交外事不食葷辛靜志虛心思親之存及祭施位(范注祀禮云凡夫婦者皆同席貴賤同也兄弟同席謂未婚也)牲大夫少牢士以特豕祭前之夕及腊鼎陳於門外主人卽位西面宗人祖告充主人視殺於門外主婦視饎於西堂下設洗於阼階東南酒醴甒於房戶牲皆體解平明設几筵東面為神位進食乃祝祝乃酌奠拜祝訖拜退西面立少頃酌嚌禮一獻拜受酢飲畢拜婦亞獻薦棗栗受酢如主人其次長賓三獻亦以燔從如主人次及兄弟獻始進俎庶羞衆賓兄弟行酬一徧而止徹神俎羹飯為賓食食物如祭餕畢酌酳一周止佐徹神饌饌於室中西壁隅以為厭祭既設閉牖戶宗人告畢賓乃退凡明日將祭令夕宿賓祭日主人羣子孫宗人祝史皆詣廳事西面立以北

爲上有薦新在四時仲月大夫士有田者既祭而又薦無田者薦而不祭禮貴勝財不尚苟豐貧而不逮無疑於降大夫降視士士從庶人可也 晉賀循云古者六卿天子上大夫也今之九卿光祿大夫諸秩中二千石者當之古之大夫亞於六卿今之五營校尉郡守諸侯二千石者當之古之上士亞於大夫今之尚書丞郎御史及秩千石縣令在官七品者當之古之中士亞於上士今之東宮洗馬舍人六百石縣令在官六品者當之古之下士亞於中士今之諸縣長丞尉在官入品九品者當之 又不及飯菽飲水皆足致敬無害於孝 或問諸侯廟博士孫毓議曰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及太祖也今之諸王實古諸侯也諸侯不得祖天子當以始封之君爲太祖百代不遷或謂之祧其非始封親盡則遷其冲幼紹位未踰年而薨者依漢舊制不列於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已又王氏問謝沈云祖父特進衛將軍海陵亭恭侯應立五廟不沈答亭侯雖小然特進位高似諸侯也又問曾祖父侍御史得入特進恭侯廟不答父爲士子爲諸侯

以士服祭以諸侯之禮御史雖爲士應自入恭侯廟也邵戢議桓宣武公立廟云禮父爲士子爲諸侯祭以諸侯則宜立親廟四封君之子則封君高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孫則封君曾祖親盡廟毀封君之曾孫則封君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元孫則封君親盡廟宜毀然以太祖不毀五廟之數於是始備至封君元孫之孫則毀封君之子封君之子元孫之孫復毀封君之孫如此隨代迭毀以至百代

蕙田案孫毓議極是可爲諸侯宗廟之準繩矣

咸寧三年燕國遷廟主當之國博士孫繁議按禮凡告以特牲又禮盛主以簟笥載以齊車每舍殿焉今王之國迎廟主而行宜以發日夙興告廟迎主今無齊車當

以犢車二主同載共祠合於古宗祀國遷掌奉主祏當侍從主車在王鹵簿前設導從每頓止停主車於中門外左設脯醢醴酒之奠而後即安之

蕙田案此遷廟議不悖於古

宋劉裕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從諸侯五廟之禮

宋書禮志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司奏東平沖王年穉無後唯殤服五月雖臣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毀靈立廟爲當他祔與不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臣徐宏議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與祖之爲士大夫者按諸侯不得祔於天子沖王則宜祔諸祖之廟爲王者應祔長沙

景王廟詔可

蕙田案沖王殤祔諸祖之廟爲王者徐議是

孝武帝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朔望周忌應還臨與不祭之日誰爲主太常丞庾蔚之議既葬三日國臣從權制除而釋靈筵猶存朔望及期忌諸臣宜還臨哭變服衣帢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期親服除之而國尚存便宜立廟爲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祔食祖廟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從祖國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左丞徐爰參議以蔚之議爲允詔可

蕙田案始封無後暫祔王廟上卿主祭俟立後立廟此議甚允

通典大明七年有司奏晉陵國刺孝王廟依廬陵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有衡陽王服今年不祀尋國未有嗣王三卿主祭應同無服之例與不在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嗣未知疎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敬詔可

宋書禮志大明八年有司奏故齊敬王子羽將來立後未詳便應作主立廟爲須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爲於何處祭祀游擊將軍徐爰議以爲國無後於制除罷始封之君實存承嗣皇子追贈則爲始祖臣不殤君事著前準豈容虛闕蔡嘗以侯有後謂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舊通關博議以爰議爲允令便立廟廟成作主依晉陵王近例先暫祔廬陵考獻王廟祭竟神主即還新廟未立後之前常使國上卿主祭

蕙田案此與前庾蔚之議同

北魏書禮志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時疑其廟制太常卿士王延業議曰按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元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爲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有太祖乃得爲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鄭元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爲釋高祖爲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証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元云謂後世

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
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明始封猶在
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
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
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注云
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
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爲太祖而以猶在祖
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
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準前軌若重規襲矩者也
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
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毀且三世以前
廟及於五元孫已后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
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秦公疏爵列土大啟河山傳

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
在四世之內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爲太祖而尚在禰位
不可遠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
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循文
責實理貴允當考朔宗祊得禮爲美不可苟薦虛名取
榮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爲允又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
朝制令名準大夫案如禮意諸侯奪宗武始四時烝嘗
宜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觀議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
之禮五禮正祖爲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
之君六世以前虛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爲通論曾子問
曰廟無虛主虛主惟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
空置且天子逆加二祧得併爲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爲
不得爲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祧

孫卿曰有天子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世諸侯方通祭五世情隼理不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辭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爲太祖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爲是侍中太傅清河王懌議太學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今相國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惟當仰祀二昭二穆上及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爲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爲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至於高曾太祖之位虛侯宣文待其后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之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世相推然後出居正位耳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

蕙田案王延業謂高祖之父不當立廟義本注疏其理爲長盧觀欲以高祖之父權升太祖廟遞遷而遞毀之義無稽據懌左盧右王所見最的

孝靜帝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制兼度支尚書崔昂等議案禮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親廟不容立五

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頭各一夾室廈頭徘徊鴟尾又案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祔祭儀法執事立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既隆備物殊等準據今廟宜開四門內院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內院墻四面皆架爲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器及祭服內外門墻並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爲典祠廨併厨宰東爲廟長廨併置車輅其北爲養犧牲之所詔從之

隋書禮儀志北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世牲用太牢

通典唐制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以上須兼爵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

文獻通考高宗儀鳳三年於文水縣置太原王武士彠廟

德宗貞元十三年敕贈太傅馬燧祔廟宜令所司供少牢仍給鹵簿薄燧北平莊武王

宋史禮志高宗時少府昭慶節度儀同三司平樂郡王韋淵請建家廟賜以祭器

文獻通考宋淳熙五年權戶部尚書韓彥古請以臨安前洋街賜第建父世忠家廟就賜舍宇房緡以給歲時祭祀之用輔臣論世忠廟器中書舍人陳騤以禮難行駁之上問本朝羣臣廟制如何賜器如何時趙雄等奏仁宗雖因赦論建廟未暇行也唯文彥博曾酌唐制爲之未嘗賜器政和始命禮制局範銅以賜宰臣蔡京等紹興又用京例賜秦檜其張俊楊存中吳璘輩皆援檜

以請上曰漢唐而下既未有賜器祭者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命禮官攷歷代及本朝之制八年十月乙卯中書舍人崔敦詩謂中興廟器斷自宸衷改用竹木省去雕文然一啟其端援者必衆謂宜詳講必傅古義乃協今宜禮賜圭瓚然後爲嘗諸侯嗣位不敢專祭待命於天子必賜以圭瓚者祭祀交神唯灌爲重舉其重以賜之而餘得自用初不盡賜之也臣謂銅爲祭器可以傳遠今以竹木爲之壞而不易則墜上之賜易而自製則棄君之命宜略倣古制命有司鑄爵勺各一賜之餘俾祀官定當用之式續圖以畀俾自製以竹木從之

寧宗嘉泰元年太傅永興節度平原郡王韓侂胄奏曾祖琦效忠先朝奕世侑食而臣居止粗備家廟猶闕請下禮官考其制俾自建之頒祭器之式以竹木製毋紊有司詔下禮官討論每位以籩豆皆十有二簋簋皆四壺尊壺罍鉶豆俎登洗皆二爵坫爵一坫一及巾柶篚以棜匣載以腰輿束以紫絛請下文思院製（縣匣腰輿皆十紫絇帶二十）十月巳卯詔特鑄賜之二年通判嚴州張宗愈奏大父循忠烈王俊書勛盟府請以賜第舊址建家廟乞討論其制命文思院鐫誌祭器以賜詔令遵韓世忠廟器之制

開禧三年忠州刺史劉伯震奏祖鄘武僖王光世復辟功請以賜第舊址立家廟從之

王圻續通考孔氏家廟在衢州府西宣聖四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端友從宋高宗南渡賜居衢州紹興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爲家廟賜田奉祀

明太祖洪武二年立滁陽王廟以祀郭子興至是又立

廟墓次祀之以其鄰家宥氏世爲奉祀守王墳十六年冬十一月立楊王祠於墓次命有司歲春秋祀之楊王淳皇后父陳某先是立祠太廟東歲遣大臣祀已而中都守臣上言公葬地在下縣圩眙宣崇華表兼建廟祠太祖曰朕固聞之命中書省建廟圩眙墓次樹神道碑令儒臣宋濂撰文仍設祠祭署及灑掃戶五家癸亥冬勅立滁陽王廟碑於墓所先是廟成上親稿王事實召太常司丞張來儀撰碑文稱王勇悍善戰唯不屈人下初元亂上避兵入濠王識上非常人遂以孝慈皇后妻之且屬以兵事多密謀以故上起兵定天下王之力也後王卒歸葬滁州王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沒次爲人所陷幼與羣小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生一女入爲上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洪武元年上正大位追思實帝

業所始乃封爲滁陽王建廟墓所命有司歲時率滁人祭之至是勅賜樹碑是年立徐王廟於宿州王姓馬考慈皇后父也王缺嗣息至是追封爲王妻鄭氏爲徐王夫人祠廟立於太廟東以祭既而稽古無文乃即王所生里立廟命有司春秋祭之禮部陶凱撰文立石仍設祠祭署以王鄰家武氏世爲奉祠守王墳灑掃戶九十家

蕙田案自漢而後封建不復常行王朝卿士雖位極班聯而無分茅胙土之實此古今一大殊制也朱子答汪尚書曰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此論似爲

得宜通典諸侯士大夫祭禮合爲一門通考
雖分爲二然以未封爵之卿士俱入諸侯門
似爲未協今竊取朱子之意以晉爵爲王者
列於諸侯餘五等則歸一品二品班大夫士
廟祭焉

右漢至明諸侯廟祭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舍人臣秦蕙田編輯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參校

吉禮一百九

大夫士廟祭

禮記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

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證此太祖是別子也非諸侯之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仕為大夫者亦得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太祖故鄭答鮑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註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註云太祖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所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為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為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緦之以食而不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為太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緦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於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為太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卿 流此據諸侯之子始為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證此太祖是別子也非諸侯之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仕為大夫者亦得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太祖故鄭答鮑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註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註云太祖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所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為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為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緦之以食而不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為太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緦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於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為太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卿 流太祖別子始爵

即大夫總號故春秋經皆總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
五廟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紀季以鄰入於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陳氏禮書鄭志答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周
制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魯祖三廟隨時而遷不得
立始爵者為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貳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
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太祖之廟常不遷也特祭法曰大夫有
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而鄭氏遂以為周大夫之制誤也孔
顥達曰大夫三廟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卿即大夫也故春秋殺卿皆曰大夫其
三公之廟與諸
侯同於理或然

朱子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
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
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士一廟（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
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
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

朱子或問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
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
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

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
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棁複廟
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礱大
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為矣
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
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
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
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

祭法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
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
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
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
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惟天子諸侯
有生禘祫大夫

有祖考者亦思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思其考王考官師
思其皇考大夫適士思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思者薦而不祭王制
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
庶人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

蕙田案注謂大夫士無主非也詳見後立主

條

〔朱子語録〕問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母乃不近人情曰位卑則澤淺其理自當如此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甚大皆有門堂寢室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　有問程子曰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是爲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不及祖非人道也　又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禮家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

楊氏復曰前一條謂澤有淺深則制有降殺其分異也後二條謂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高祖其理同也

〔文獻通考〕馬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士五服之制則同而祭祀止及其立廟之親則大夫不祭其高曾士不祭其祖非人情也程子以爲有服者皆不可不祭其說當矣愚又嘗攷之禮經參以諸儒注疏之說然後

知古今異宜禮緣人情固當隨時爲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人徒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爲所及者狹不足以伸孝子慈孫追遠之心也然古人之制則雖諸侯大夫固有拘於禮而不得祀其祖考者矣何也鄭氏注諸侯五廟云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注大夫三廟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然則諸侯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友是也鄭桓公以周厲王少子而始封於鄭既爲諸侯可以立五廟矣然其考則厲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五世祖則穆王至厲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五王之廟不當立於鄭所謂此君之身全無廟也必俟桓公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桓公爲太祖桓公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五世之後而鄭國之五廟始備也大夫始爵之太祖則魯季友是也季友爲魯桓公之別子既爲大夫可以立三廟矣然其考則桓公其祖則惠公其曾祖則孝公自孝至桓皆諸侯也大夫不敢祖諸侯則此三公之廟不當立於季氏之家所謂別子亦全無廟也必俟季友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季友爲太祖季友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三世之後而季氏之三廟始備也蓋諸侯大夫雖有五廟三廟之制然方其始爲諸侯大夫也苟非傳襲數世則亦不能備此五廟三廟之禮至於士庶人則古者因生賜姓受姓之後甫及一傳即有嫡有庶嫡宗子也庶

支子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蓋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出之祖禰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其法甚備而猶嚴於廟祀之際故諸侯雖曰五廟而五世之內有爲天子者則不可立大夫雖曰三廟而三世之內有爲諸侯者則不可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祭於寢然苟非宗子則亦不可祭於其家必獻牲於宗子之家然後舉私祭凡爲是者蓋懼上僭而不敢祭非薄其親而不祭也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爲祖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諸侯之爲祖者自有諸侯祭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爲祖禰者自有宗子祭之蓋已雖據於禮而不得祭而祖考之祭則元未嘗廢適士官師雖止於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則自有司其祭者此古人之制也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亡別子繼別之序已紊未嘗專有宗子以主祀事其入仕者又多崛起單寒非時王之支庶不得以不敢祖天子諸侯之說爲詖也乃執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夫自處而孝敬之心薄矣烏得爲禮乎故曰古今異宜禮緣人情當隨時爲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或曰此爲國中公族之世祿者言也若庶姓之來自它國而爲諸侯大夫者則如之何愚曰古未有無宗者庶姓有庶姓之宗它國有它國之宗而宗子之制則一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之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

牲祭於宗子之家又問曰宗子去在它國庶子無爵而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爲壇以祭此二條正爲起自匹庶與來自它國者言若太公東海人而仕周爲諸侯孔子宋人而事魯爲大夫之類是也注疏謂異姓始封爲諸侯者及非別子而始爵爲大夫者如他國之臣初來爲大夫本身即得立五廟三廟蓋以其非天子諸侯之子孫上無所拘礙故當代即可依禮制立廟然以曾子問宗子爲士一條及參以內則中所謂不敢以富貴加於宗子之說則知崛起爲諸侯大夫者若身是支庶亦合尊其宗子不敢盡如禮制也

蕙田案封君別子有不可立廟者而祖考之祭元未嘗廢適士官師雖止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自有司其祭者焉氏闡發至此可謂精矣其謂後世宗法既亡不得執二廟一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古今異宜當隨時爲之損益意亦甚善然此仍泥乎一廟祭禰二廟祭祖之說而不知二廟一廟者之或祭及高祖皆當以宗法而定也蓋廟數以兩而降係乎貴賤而不定宗法以五爲斷不係貴賤而有定兩者並行不悖以無定之廟合有定之宗不以廟多而有加乎宗亦不以廟少而有損乎宗此古今之通義又何異宜損益之足云

萬氏斯大曰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禰歷稽經傳以明之一徵之於祀典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夫士不得常祫祫而及於高祖

則其平時奉祀者必自高祖而下但殖祭而不祫耳
彼天子諸侯之祫皆其常祭之祖苟士大夫不得祭
高祖祫祭又何以得及之乎再徵之於祔禮小記曰
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
以其昭穆夫與已同昭穆者祖也與祖同昭穆者高
祖也中一以上則高祖姑矣祔於高祖姑則高祖有
廟矣無廟不得祀宜也有廟而何以不得祀之乎更
徵之於服制喪服爲曾祖齊衰三月注爲高祖服同
蓋於族祖父母有緦麻之服推而得之其言是也又
父爲長子三年爲適孫期所以然者以其傳重也然
則設不幸而子孫亡適曾元孫承重於高曾亦應爲
之服斬矣以齊斬之親死即遷之而不祀是豈禮之
所安乎復徵之於廟制王制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

與太祖之廟而三夫太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遷
則高祖之廟自當以恩立而親盡乃毀苟上祭始祖
下祭祖禰而不及高曾是爲隆於義而薄於恩且將
與知母而不知父者同類而並譏之矣本程子豈聖人之
所許乎即還証之於宗法大傳曰宗其繼高祖者五
世則遷者也夫惟適元孫之得祭高祖而族人之不
得祭者悉宗之而祭故有繼高祖之宗苟祭止及於
祖禰則惟有繼禰繼祖之宗而無繼高祖之宗矣然
則經何以言宗其繼高祖者哉且所謂遷者謂遷廟
而不祀也遷廟而始不祀則未遷而猶祀也又何疑
乎先儒泥小記庶子不祭禰不祭祖之文謂大夫士
祭不及高曾唯程子謂天子至士庶五服上至於高
祖其廟祭也亦必上及於高祖斯言深合禮意惜未

能明指禮文而見其然耳然則大夫之祭與諸侯無別乎蓋諸侯廟有五而大夫廟止於三則四親有專廟合廟之分士之二廟者其昭穆如大夫而無太祖官師一廟者就中自爲昭穆而追其四親此所謂別同異也大夫之祫何以不及太祖乎蓋祫於太祖則已類乎君故止及於高祖而太祖唯行犆祭此所謂別嫌疑也

蕙田案大夫士宗法立廟之禮繼禰小宗宜立一禰廟繼祖小宗宜立祖禰二廟繼曾祖小宗宜立曾祖廟爲三廟繼高祖小宗又宜立高祖廟爲四親廟繼別大宗宜立始祖廟統凡五廟然惟諸侯具五廟大夫則三廟士則二廟官師一廟而已說者謂一廟無祖廟二廟無曾祖廟三廟有太祖廟而無曾高祖廟則王制之廟數不與宗法相刺謬乎曰非然也程子云三廟二廟一廟雖不同皆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此爲至論萬氏詳考而証明之爲不易矣蓋廟之體制相同而貴賤之多少有等惟天子諸侯每世一廟每廟一主若大夫士不必皆一廟一主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此專指繼別之大宗而爲大夫者言之以發凡起例耳以義揆之繼別大宗而爲大夫者得立三廟太祖廟一則一主親廟二則一昭一穆每廟二主父曾一廟祖高一廟也若非繼別大宗不得立太祖廟繼禰

小宗止得立一廟繼祖小宗止得立祖禰二廟猶皆每廟一主至繼曾祖小宗則又以父祔於第一廟繼高祖小宗則以父祔於第二廟而每廟二主矣祭法云適士二廟以王制推之太祖廟一此惟大宗爲然若小宗不立太祖廟止得立一親廟則繼禰小宗廟惟一主繼祖小宗一廟二主繼曾祖小宗一廟三主繼高祖小宗一廟四主而廟有二主三主四主矣祭法又云官師一廟蓋無太祖如有之則一廟而五主矣其主在廟中則或以高祖居奧而昭穆南北向倣古制也或同堂異室而自西而東鬼神尚右也別見朱子家禮如此則王制與宗法相符鄭氏不知此於不祭祖則祭禰則曰宗子庶子俱爲適士於不祭禰則曰宗子庶子俱爲下士牽制格礙理難通矣

辨郝氏敬大夫難立三廟

郝氏敬曰大夫必立三廟則大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廟不多於民居于若皆設於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且父爲大夫子爲士則餘與餘毀祖考席不暇煖

任氏啟運曰大夫之廟必立於宗子之家宗子爲大夫則主其祭宗子不爲大夫而庶子爲大夫則宗子攝其祭禮所謂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也大夫身爲父之適則立禰廟於家而祖之祭猶宗子主之爲祖之適則立祖禰二廟於家而曾祖之祭猶宗子主之禮所謂齊而宗敬終事而私祭也烏有父子兄弟各立三廟及皆立廟于宗子家者乎宗子去國而庶子

無大夫則以廟行庶子居者爲壇望墓以祭宗子去國而庶子爲大夫則大夫攝其祭宗子庶子皆非大夫而曾祖爲大夫則其廟未毀但薦而不祭耳烏有倏興倏毀者乎郝氏訾禮類多妄談不可不辨

右大夫士廟制

禮記坊記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注有事有所事也　疏祭祀有尸宗廟有主下示於民有所尊事也）郊特牲直祭祝于主（注謂薦熟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　疏言薦熟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主）春秋哀公十六年左氏傳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注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　疏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陳氏禮書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尸神象也大夫士有尸孔悝大夫也去國載祏孰謂大夫士無主乎

辨注疏諸家大夫士廟無主

（文獻通考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不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東帛依神士結茅爲菆　許慎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於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鄭駁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東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本代之君賜之侯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　春秋哀十六年左傳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孔疏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元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今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爲之非禮也鄭元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按孔氏姑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姑姓耳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爲之主耳）

徐邈云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爲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

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歆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繹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待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詔依懌議

汪氏琬大夫士廟當有主說大夫士之廟祀也一以爲有主一以爲無主謂之無主者鄭元許慎也謂之有主者徐邈清河王懌也或問宜何從予告之曰廟所以棲主也大夫三廟士一廟使其無主則祭於寢

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

北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元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理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令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生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于

足矣廟何爲者祔之言附也以主升附也士虞禮以其班祔喪服小記祔必以昭穆亡則中一以上使其無主又何所馮以班昭穆乎許氏知其說之不可通也曲爲之解曰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蕝此不根之辭以臆揣之者也或問禮經無有主之文奈何予又曰經不明言有主亦不言無主也檀弓重主道也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並非指天子諸侯爲說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一孔子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亦非專指天子諸侯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二徐邈所引左氏春秋其義甚長而許氏顧駁孔悝反祏之舉以爲出於時君所賜吾不知其何據也陳祥道曰重主道大夫士有重尸神象大夫士有尸大夫去國載祏

孰謂大夫士無主乎斯可以闢鄭許之妄矣然則廟主之制宜何如按重鑿木爲形如札士三尺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謂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是則主制雖無考其修短宜略與重仿可知也又有謂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士而下當以次殺云

蕙田案坊記祭祀有尸宗廟有主夫尸暫也祭則有之主常也廟必有主尸與主皆所以依神祭既有尸廟必有主明矣此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同不可謂非確據也張子曰有廟即當有主蓋廟者主之廟也主者廟之主也言廟則主見矣乃鄭康成許慎忽爲大夫士無廟主之說徐邈清河王懌及近世汪氏辨之特詳鄭氏云然以儀禮特牲少牢未明

言之故耳今考鄭注郊特牲直祭祝于主云謂薦熟時如特牲少牢之爲也則鄭固已據儀禮而釋之矣少牢禮祝酌奠主人再拜稽首祝主人再拜稽首是時鼎俎既陳設黍稷薦俎毛謂之陰厭尸尚未入室也西面者向奧也宗廟之主設於奧故主人向而拜之若無主則主人何所憑而西面又何所憑而拜祝又何所憑而祝乎且尸以主分廟以主別無主則一廟三廟祖考何以別耶左傳云祔而作主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中一以上則祔於高祖之廟矣妾祔有主祖反無主耶況神之憑依也自設重而已然故曰重主道也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喪主于虞吉主于練葢神不可一日無依故始死依重既虞則重埋而桑主作練則桑主埋而栗主作栗主吉主也祔廟故稱吉若不祔何吉之云重與主皆神之所依豈有依在喪而不依在廟乎此皆理之所必無者夫儀禮之言尸不言主者尸動象也主靜者也動則迎之安之坐於堂入于室有獻有酢有飽有酳不得不詳若主本在廟室之奧藏之祏設之几筵拜之而已祝之而已何必明言以舉之耶況主尊尊則宜諱通典曰主在尸之南是主也尸也皆神也一言尸而主在矣又何必言

親承案禮有無廟無無主廟之有主本無可

疑況以尺寸長短差次其間則公卿大夫士亦不至略無等殺固可見之施行而無嫌也

右大夫士廟主

詩名南采蘋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朱子集傳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于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

劉氏瑾曰諸侯之庶子為別子之嫡子為大宗即大夫之始祖也故祭於其廟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注)族人之婦不可無統之婦

程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

方氏慤曰為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為庶婦之主者謂之主婦宗子主祭於外主婦則助之於內者也故宗子雖七十不可以無主婦

內則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齋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注)夫婦皆齋當助祭於宗子之家也私祭祭其祖禰(疏)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齋戒以助祭於大宗以加敬焉大宗終竟祭事而后敢私祭祖禰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子亦然

張子曰禮者祭畢然後敢私祭焉謂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此是公祭祭祖則為公祭對祖而言則祭父為私祭其他推此皆然

陳氏皓曰賢猶善也齋而宗敬謂齋戒而往助祭事以致宗廟之敬也私祭祖禰則用二牲之下者

曾子問曾子問曰祭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祭成喪者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陽厭陰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

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馬氏晞孟曰厭不成禮之祭也厭於陰者宗子之殤而無後者厭於陰者凡殤與無後者其異何也宗子尊矣則以特牲即於陰者幽陰之義反諸幽求神之道也凡殤卑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則所謂堂事略矣

陳氏禮書夫尸所以象神也厭所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爲其無尸故也正祭有厭爲其尸不存故也主大夫而上正祭無陽厭不敢遽飫之也適殤有陰厭則其禮詳庶殤有陽厭則其禮略觀陰厭尊有元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介而已則陽厭之略可知也

薛田案以上宗子常祭之法宗子兼大宗小宗言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大宗主祭小宗主高祖之祭小宗宗大宗則助祭於大宗之廟宗小宗者則助祭於小宗之廟也陽厭陰厭皆宗子之祭詳見諸侯宗廟條

禮記王制自天子達于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不祭注從生者謂祭奠之牲器疏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謂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鄭云奠者自吉祭之奠耳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注明其為宗以為本也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疏庶適俱是人子而適子丞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宗適明有所宗也此言父庶則不得祭父何假言祖故鄭云禰則不祭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而于祖猶為庶故禰適謂之為庶也五宗悉然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注謂宗子庶子俱為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

應氏鏞曰注適士下士之說立言初意恐不在是

薛田案廟制宗法雖並行不悖却是兩事支子不祭明宗法也與廟制無涉注疏多牽涉以釋祭禮總不知廟數有定而宗法自有常耳應氏說是

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陳氏禮書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祭祖所以明大宗不祭禰所以明小宗此又止言不祭兼大宗小宗而明之也

朱子曰依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其小記則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文意重複似是衍字而鄭氏曲爲之說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　小記鄭注謂不祭禰者父之庶子不祭祖者其父爲庶子說得繁碎大傳只說庶子不祭則祖禰皆在其中矣

葸田案以上支子不祭之正法爲小宗者不得祭別子之大宗爲小宗之庶者不得祭小宗之祖禰也

曲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注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

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唯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于已也

朱子曰支子之祭猶儒雖有是言然畢竟未安向見范氏兄弟所定支子當祭旋設牓於位祭訖焚之不得已此式可采用然禮文品物亦當少損于長子但或一獻無祝可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

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注上牲大夫少牢貴祿重宗也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疏此一節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爲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祭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而方氏慤曰宗子爲之正庶子爲助故庶子謂之介子內則謂衆婦爲介婦亦此義大夫之牲以少牢爲上故曰上牲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

蕙田案士一廟二廟大夫當立三廟今庶子爲大夫不得立廟重宗法也祭於宗子之家則宗子之廟不止祖禰矣此士廟得祭曾祖之明證也而注疏乃云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因拘泥而生穿鑿何其舛也明文衡有云寄廟之說經無明文是崔氏臆說當矣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注皆辭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享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承

旅又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疏此宗子有罪出在他國庶子爲攝主不敢備禮案少牢特牲禮祝酌奠于銅南復以辭享告神是室與陰靜之處故云陰厭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于西北隅門戶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其上大夫當自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下大夫不賓尸者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爲繹祭亦爲陽厭也厭是神之厭飫今攝主謙退不爲陽厭飫然也)

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陳氏澔集注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于賓俎之北賓坐取此爵而奠于俎之南不舉之以酬兄弟此即不旅之事若宗子主祭則凡助祭之賓各歸之以俎肉今攝主故不歸俎肉于賓也)

其辭于賓曰宗兄某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注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于祭也(注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望墓爲壇謂不祭于廟無爵者賤遠避正主

也宗子死言祭于家容無廟也稱名不言孝者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至子可以稱孝故云身沒而已子游之徒用此禮祭也以用也若順也首本也誣猶妄也
此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
[陳氏澔集注]宗子無罪而去國則廟主隨行矣若有罪去國廟雖存庶子卑賤無爵不得于廟行祭禮但當祭之時即望墓為壇以祭也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注]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
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殤祭之

蕙田案以上支子祭宗廟之權法

又案宗法祭禮大宗祭太祖之廟一也小宗繼高祖者得祭高祖之廟繼曾祖者得祭曾祖之廟繼祖者得祭祖廟繼禰者得祭禰廟二也凡支子不為後者皆不得立廟主祭三也支子助祭于宗子之家四也有故而祭必告於宗子五也宗子為士支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六也宗子去國支子攝祭不備禮七也庶子無爵則望墓為壇八也宗子有厭祭支子不祭殤與無後九也凡此皆以宗法定祭禮大夫士皆統之不關三廟二廟一廟也無一廟祭禰二廟祭祖三廟祭曾祖之異也論禮者尊經而屈注疏可也

右宗法祭禮

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趙氏伯循曰有省謂有功往見省記者也干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
方氏慤曰大夫止于三廟士止于二廟一廟則廟祭固不及高祖必待祫然後及之故曰干祫及其高祖祫人君之祭非臣之常禮也特人君非常之賜而已
葉氏夢得曰古者諸侯有祫而無禘大夫有時祭而無祫禘天子之事也祫諸侯之事也大夫既不得祫然有大功見察於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祫其致主

蕙田案此祫祭時祭之等差

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疏儀禮有地之士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也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鄭言大夫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然天子諸侯不皆用羔亦用餘牲故月令以鼮嘗麥以犬嘗麻

方氏慤曰薦以時物而已祭則備庶物則其禮為盛非有田者不足以供之也大夫士而有無田者謂諸侯之大夫士而已

蕙田案此有田無田之等差

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注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疏如子路有列鼎之奉主父在漢有五鼎之食是其爵命貴賤之不同耳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注惟辭也言雖細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

蕙田案此先後貴賤之等差

春秋桓八年公羊傳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士不及前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注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豚天子之士特豚角尺卿大夫索牛

蕙田案傳云士不及前四者云云以士亦有祠礿嘗烝四祭不幾於僭乎蓋再祭再薦亦彷是四者之義傳因上文而順言之耳何注大夫士有祭堂祭室之異案儀禮特牲少牢皆祭於堂無室之事無堂上朝踐之事若指儐尸於堂言則儐尸止當得繹祭並非正祭未免附會

（邱濬大學衍義補古之仕者有祭田今世非世家貴族而好禮者無祭田苟有祿食及有財產者皆當隨時致祭不可拘田之有無）

蕙田案此據公羊注有四祭三祭再祭之等差然於經無考

右祭禮等差

曲禮士祭其先（疏以士祭先祖歲有四時更無餘神故也）

程子曰冬至祭始祖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至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立春祭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

朱子語録伊川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此説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苟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此説　余正父謂祭始祖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又云大夫自無太祖先生因舉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如詩裏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太祖如詩裏説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爲太祖不知古者世禄不世官之説如何

天學衍義補邱氏濬曰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既立為二祭載於家禮時祭之後其門人楊復乃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冬至之祭不祭可也而立春之祭以亦可行今擬人家同居止四代者不行亦可其有合族以居累世共爨者生者同居而食死者異處而祭恐乖易萃合人心於孝享之義唯宜行立春一祭

蕙田案程子有始祖先祖之祭朱子以其似僭而廢之是也竊嘗思之古今異宜其禮當以義起程子所云厥初生民之祖者理屬茫渺於經無據若今人家之始祖其義與宗法之別子同者固當祭也何則古之所謂始祖者在諸侯則始封者也在大夫士則別子也別子有三後世封建不行則爲有國之始祖者寡矣然有大功勳爵至王公者雖無土地宜與古諸侯等則其子孫宜奉爲始祖而祭之矣又後世天下一家仕宦遷徙其有子孫

繁衍而成族者則始至之人宜爲始遷之祖與古別子之公子自他國而來者無異是亦宜奉爲祖而祭之矣若崛起而爲公卿者雖不可同於諸侯亦宜與古之九命八命七命者等其子孫奉爲始祖亦與古人別子之義相合朱子所云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者非即此類乎故或建爲宗祠或合爲家廟凡屬子姓羣聚萃處其中有宗法者大宗奉之因爲百世不遷之祖倘宗法未立或大宗無後則諸小宗擇其長且貴與賢者祭則主其獻奠原與祭別子之義相符不可以士大夫不得祭始祖而謂之爲僭也惟程子謂立春祭初祖以下之祖則不可行耳邱氏以累世同爨者通之則庶幾乎

觀承案始祖先祖之祭誠然似僭難行邱氏以累世同居者通之今更以宗法別乎之例廣之洵斟酌盡善矣愚謂更有可廣者先世有德行道藝聞於時雖爵位不顯是亦古之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而子孫豈不可以祖豆終古也耶

右祭始祖先祖

禮記喪服小記士大夫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姑諸祖姑是夫之諸祖父兄弟爲士大夫者之妻也）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曩之姑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曩所生張子曰祔奠祔祭極至處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乃天地之大義夫豈

得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為同穴同几筵然豈容二妻以義斷之祔以首妻繼室別為一所可也

朱子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疑其勢將有所杭陿而不安者唯葬則令人夫婦未必皆合

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蕙田案天地之道陽奇陰偶故易稱貫魚書嬪二女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詩之樛木螽斯明斥妒忌之德禮稱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蓋娶妻之道奉祭祀一也重嗣續二也成家室三也豈止一配偶之義云爾哉況記明言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則再娶之祔廟審矣朱子以唐人之議為允豈非千古之定論哉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

陳氏澔曰虞卒哭在寢祭婦也

雜記婦祔於其夫之所附之如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

注夫所附之如於婦則祖姑

陳氏澔曰昭穆之如亦謂
間一代而祔高祖之如也

曲禮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注餕而不祭惟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疏凡食餘悉祭惟父得子餘夫得妻餘則不祭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

朱子語録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此承上面餕餘不祭說蓋謂餕餘之物雖父不可將去祭子夫不可將去祭妻且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餕餘矣雖熟之以薦祖考可也賜食則或為餕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祭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　夫祭妻亦當拜

孝齋呫畢禮記云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本當三句合為一義而本注乃於餕餘不祭下作一義注云食人之餘曰餕禮輕故不祭於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之下別作一義注云祭宪也從卑處家故不祭則是以夫與父不得祭其妻子也此句義也故朱文公先生釋正之以為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非此祭也但明其不可以餕餘而祭耳在禮生則婦可餕夫之餘子可餕父之餘既死矣則以鬼禮享之當用其嚴敬弗可以餕餘而祭之為褻且慢也此說明甚而世儒薄夫乃有泥古汩而不祭妻子是可哀也是可辭也故發明朱子之說而厚俗云

目知録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矣

蕙田案父之於子夫之與妻分雖有尊卑然喪服父為長子三年夫於妻齊衰期父之斬傳重也夫之期齊體也服猶如是而況祭乎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注在寢祭婦也的是確証寧人之說非矣當以朱子為正

右夫祭妻

禮記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注妾祔於妾祖姑者祔夫祖之妾也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祔於祖姑而祔於高祖之妾也凡祔必昭穆同曾祖非夫必以其昭穆疏同列也

方氏慤曰凡祔以廟為主故言祔廟則不言廟

右夫祭妻

欽定義疏又案此言妾祔於妾祖姑下又言庶母不世

祭夫祔以爲祭也將從其昭穆之次故先祔之妾母不世祭則妾祖姑已不祭矣祔之何爲雜記云主妾之喪得自祔至練祥使其子主之則不可謂妾母無祔食之禮也穀梁傳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孫止韋公肅云隱公母聲子不入魯惠公廟妾也胡氏安國云孟子已入惠公廟仲子祭享無所故別立一宮祀之隱公不爲已母聲子立廟明已特攝耳非君也桓公未立而爲其母仲子立廟明將爲君也是諸侯得爲其生母立廟矣春秋書初獻六羽是妾母雖立廟其祭視適母降一等其言不世祭者非必子立之而孫遂毀之或薦而不祭至親盡乃遷乎若大夫士則斷無立妾廟之理蓋祔有二有初以班祔至新主入廟而所祔之主已遷上一廟者如三昭三穆之遞遷也有祔之而即隨之食者如殤與無後之從祖祔食也妾子非君安得爲妾母立廟則此祔妾祖姑者有廟即於其廟祔食無廟則爲壇祔之而祭於次寢祔食與

蕙田案拘廟制者謂大夫不得祭高祖觀此則高祖有廟祭明矣泥於子祭於孫止者謂妾母不世祭觀此則高祖之妾曾孫猶得祔祭也祔謂祔於廟

欽定義疏謂祔於廟即於其廟祔得經旨矣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女君嫡祖姑也易牲而祔兄妾下女君一等）

陳氏澔曰妾當祔於妾祖姑上章言七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妾今又無高祖妾則當易牲而祔於女君之嫡祖姑也易牲方氏慤曰妾祔適嫌於降故易牲而祭示其殺焉

欽定義疏謂有祖姑者祔於祖姑上章言七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妾之牲而祔於嫡祖姑女君謂嫡祖姑也

妾可祔則遂於適妻祔之生既相依死亦相祔禮之變也鄭以適祖姑言之誤矣妾牲當下女君一等今祔於女君故易女君牲猶士祔於大夫而易大夫牲也方謂易牲示殺其說未明

蕙田案祔於女君則不惟祔於妾而且祔於嫡矣嫡豈亦爲壇以祭乎易牲說義疏精矣宗元案易牲說義疏之解精矣女君之說亦比鄭氏爲當然或女君尚在而妾當祔食則嫡祖姑亦可以女君統之似兼此而義益備

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注祔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疏妾卑賤得於祖姑尊祖故自祔也妾合祔於祖姑若無妾祖姑則祔於女君可也）

方氏慤曰妾之喪祔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而祔之非尊妾也尊祖而已

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疏祭慈母即所謂承庶母和庶母後者也妾母謂庶子自爲其母也既非其正故惟子祭之而孫則否）

應氏鏞曰慈母一時之恩易世可以無祭若妾母爲所生則子孫皆其所自出而不世祭之可乎以上文爲庶母爲祖庶母爲此更當隨宜精審未易以一槩言也

彭氏汝礪曰案春秋隱五年穀梁傳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此謂庶子爲君後當奉宗庶母如此蓋謂已既爲君後當奉宗廟不得自主已私祭也然亦未嘗不使公子主之若已於慈母庶母既爲之後或爲所生子則非特子當祭孫亦當祭以意逆之或是已於庶母慈已者有恩及庶兄庶弟之母是父之妾有子者皆當祔祭之易

世之後則不世祭與質之儀禮喪服傳有君子子於庶母慈已者義服小功衆子爲庶母有子者義服緦麻此二母於已祭之不世祭可

蕙田案妾母與慈母並言皆非已身之母疏以妾母爲庶子自爲其母非也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孟子王子有其母死者二經皆稱所生母曰其母而不曰妾母妾母之祔益從嫡子言之而非庶子所得自稱其生母也穀梁傳於子祭於孫止亦指嫡子嫡孫言若身所自出之母至孫便不祭則經亦不當有祔妾祖姑祔女君之文矣應氏彭氏說極有見

春秋隱公五年穀梁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注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　疏公羊左氏妾子爲君其母得同夫人之禮今穀梁知不然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緣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鄭元云公子君之庶子是貴賤之序嫡庶全別妾得庶子爲君即同嫡夫人子故穀梁子以爲於子祭於孫止

朱氏軰祥曰經言妾母不世祭者謂祀妾之禮當殺不得同於女君傳注子祭而孫不祭遂令賢者不祀其祖妾不肖者反致僭祭並於祖嫡安得謂之禮哉小記本文曰妾祔於妾祖姑之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又曰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其言祔於妾祖姑則祖妾爲之祔食矣無則中一以上而祔則高曾之妾皆祔食焉胡爲子與孫有異乎曰然則稱不世祭何邪曰不世祭者非唯孫不爲祭其子亦不得祭之也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妾易牲則不得用牲矣不用牲則謂之薦不謂之祭豈絕之而不祀耶

蕙田案於子祭於孫止即喪服小記不世祭之義此蓋嫡子指父妾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而又爲君者言穀梁氏誤引耳朱氏引小記本文以破子祭孫止之說則是而以薦而不世祭則未確易牲易女君之牲耳子而又爲君者雖有有牲無牲有尸無尸之別統

言之俱可謂之祭也

朱子語録妣者媲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略有別

文集答賈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何所曰令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註云謂生己者則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伊川先生云祭於私室又問禮記曰妾母不世祭於子祭於孫止又曰妾祔於妾祖姑既不世祭至後日子孫有妾母又安有妾祖姑之可祔耶不知合祭幾世而止曰此條未詳舊讀禮亦每疑之俟更詢考也又問妾母若世祭其孫異日祭妾祖母宜何稱自稱云何曰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爲祖母而自稱孫無疑矣

蕙田案妾母之祔廟經有明文語録載賈文卿之問題主稱母則既答之矣而祭於何所祔於何所則引程子之言註於其下者朱子蓋無以處此而姑引此以當之則亦未能信其必然也竊謂室有東西廂曰廟東西廂亦廟也既曰祔廟則不在私室明矣其或在東西廂與又問合祭幾世而止曰此條未詳疑而俟考疑者將考其世數則其有世祭明矣竊謂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則高祖之妾猶祭也高祖以上祧主也增一世則高祖亦祧矣然則從食者其亦從祧乎又云孫祭妾祖母自稱孫無疑明孫當祭也妾母之祭久無定論今考之於古則有經文是禮之當然也質之儒者則有朱子之說是情

之自然也

欽定義疏謂祔廟而食親盡乃遷得情理之中議禮者當有所折衷矣

語類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峰稱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峰想是本此先生又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本朝濮王之議欲加皇考字引此為証當時雖是衆人爭得住然至今士大夫猶以為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作為父母別無箇稱呼只得如此說也

徐氏乾學曰妾母無廟於子祭於孫止安所得祖妾之廟而祔之祖妾且無廟安所得高祖之妾乎此若此者寄主之說固不可通就廟以祭亦有難行唯是即寢立尸設當祔者之主與新死者共祭之猶夫始祖所自之帝本自無主因祭則設之也孔氏疏云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為壇祔之耳斯壇也不在寢安在乎祖妾可為壇餘親視此矣

蕙田案徐氏說妾母無廟非也妾母祔廟而食非謂有廟也又謂為壇於寢祭之亦非也為壇而祭亦當在廟寢安可有壇也既不本於經文又不徵之先儒之論毋乃武斷耶

右妾母祔祭

禮記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陳氏皓曰上中下殤益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者謂成人未昏或已娶而無子而死者也庶子所以不得祭此二者以已是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也若已是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無後之兄弟已亦不得祭之也祖廟在宗子之家此殤與此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也故曰從祖祔食

蕙田案注疏見前宗法祭禮條

曾子問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蕙田案注疏見前太子廟祭

陳氏澔曰凡殤非宗子之殤也無後者庶子之無子孫者也此一者若是宗子大功內親則於宗子家祖廟祭之必當室中西北隅得戶之明白處其尊則設於東房是謂陽厭也

朱子語録黄義剛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

欽定義疏士大夫常祭之外當有殤與無後之祭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若不祭曾祖則諸父之無後者於何祔之此亦可見士雖一廟或二廟而所祭不止於祖禰大夫三廟而所祭必及於高曾也鄭注云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然則殤與無後之祭其別日與曾子問謂宗子殤其吉祭特牲不舉肺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注云是宗子殤祭之於奧之禮脫於祭祖禰時祔之則與既爲祖禰之所棲不得又爲殤之所棲且同有牲俎難於陳設也若謂祭畢更行厭祭則自質明以至晏朝亦云勞矣尚堪再舉乎以此推之則宜於祭後之次日舉殤與無後之祭而所謂祔者第於其昭穆相當之廟祭之即謂之祔耳非必同時也曾子問又云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意其宗子殤與凡殤並有者並祭之一設於奧爲陰一設於屋漏爲陽如食間之頃乃徹之與攝主不厭祭則無此矣無元酒者爲陰厭又見特牲少牢之初有元酒者之非陰厭也尊於東房者爲陽厭又見特牲與大夫不賓尸之末納一尊於室中者之非陽厭也

蕙田案陽厭陰厭見曾子問是專指祭宗子殤及凡殤而言至特牲少牢之未迎尸而設饌享神及佐食徹俎改設於西北隅以享神註疏亦謂之陰厭陽厭先儒多從之今於儀禮本篇亦未便輒易其說細思之曾子問但言厭祭無尸非謂尸不在而即謂之厭祭也厭祭專屬於祭殤與無後無疑

欽定義疏洵足以破前人之窠臼矣

右殤與無後者祔祭